

蕉風

双月刊

九五年七、八月号

BULANAN CHAO FOON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JUL / OGOS 1995

4
6
7

RM1.50

PP 595 / 12 / 94

MITA (P) 344 / 12 / 94



岁月停格

文 / 刘静娟

整理吊橱时，拿出一张比一版报纸还大的照片，黑白的，用木条框裱着；没有经过特别处理或保护，有些变色了。

那是小学一年级时的么儿。

照片右上角美术字贴着：学校就在附近，学风浓郁，孩子气质佳。

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是有一回悠闲走进住家附近一幢大楼的预售屋办公室，想知道这一带的房价；一眼看到墙上的大照片，不由一愣，笑着对售屋小姐说：“那是我儿子耶。”

照片里一边是灌木丛一边是菩提树的红砖道上稀稀落落几个小学生，看来从容悠闲；走在最前面的儿子右手拉着斜背胸前的书包带，嘻开着嘴笑着。果真是个快乐的、气质佳的孩子。

么儿小时候的脾气并不好，好像常常在“抗争”；但他很有像力，常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自己的心事，自己笑开了脸笑出了声。那张照片捕捉到的正是那样的表情。

我告诉他人家拍了他做了广告，他自己悄悄地去看

“他”，很不好意思；以后我说“咱们进去看你”，他都不愿意，觉得妈妈很无聊。

大楼盖得差不多了，来不及去要那张照片，预售屋中心就拆了。根据工地的人给我的地址，我找到了南京东路某大楼；建设公司的人能体会一个妈妈的心情，很费了一番工夫从仓库众多照片中找出它，让我带回家做纪念。那时可没什么肖像权，人家肯给我已很感谢。

挂在墙上时，逗儿子：“上学好快乐啊，看你笑得那么开心！”他不屑地，“才不是上学，是放学，你看，学校在后面。”

可不是？放学于他才是

比较快乐的。售屋公司有欠注意。

不记得照片在墙上展示了多久，才被“归档”。现在因为影中人已大学毕业、在外地服兵役，这张把岁月停格的照片看起来变得很有意思很珍贵了。

尤其小小年纪的他和漾在他天真的脸上的笑，让做父母的看着就不自觉地跟着笑开来；回想到那年纪时的他给了我们多少气受以及多少乐趣……那时的气现在却也变成好笑的生活插曲，尤其我模仿或重播或写成文章时。

停格在照片上的笑让我想到他初上小学时，常一路走一路“观察”游戏，要花



图 / 张培业

目次

【本馆概况】

时全凭朋友告诉我哪里有谁再依赖不再事无巨细都要跟你报告，不免若有所失……虽然在他们小时候，做父母的真是恨不得他们快快长大。……

之所以会如此“旧情”绵绵，一定也因为目前他在台湾的南端服兵役，离家远又要做相当吃重的工作；为母的心疼他，便连在梦中梦到的也是格外稚幼需要爱护照顾时的他了。……

所以把那张照片拿去裱画店加一层保护。没有把它揭下来用画框，因为怕撕坏，也因为要保存它曾在建设公司墙上的“身分”。

那笑容让我想到刚开学时，他很新奇地告诉我有个同学的肚脐好深好深，有个同学的嘴唇好大却也可以缩成很小。

那笑容让我想到，他说班上有个同学智能不足，同学会欺负他；而他看不过去，尽量护着他，有一次为他系好鞋带后，那孩子鞋带松了就很自然地把脚伸到他面前。……

那笑容让我想到他很得意地在客厅飞奔跳跃，说今天老师让他帮忙发本子。……

岁月如流，男孩已长大，但一个做母亲的心好像不肯长大；总是不时爱回味他的可爱也可气的童年。那段岁月比成长后的阶段甜蜜有趣多了；成长后的孩子不再依赖不再事无巨细都要跟位才是能让儿子在美术科时素描得到好成绩的老师。儿子一时兴起想考艺术系，临阵磨枪。

儿子画了不少石膏素描，这是唯一“展示”出来的。不过也只是穿个洞，随便便地挂在卧室墙上。经过了长长的九年，它有点发黄，习作，也算不上什么“艺术品”；但是以妈妈的眼光看来，它不错，画中人看来是个很有智慧很有思想的希腊哲学家。何况现在，它有了岁月的附加价值。我也想到，他当年改变了读艺术系的志愿，以后好像不可能去对着一尊石膏像一笔一画地做素描吧？那么这幅画自然也濒临绝种了。

我把一张照片一幅图挂在他卧室墙上，每次进去就看几眼；藉着它们，岁月停驻了。

鼠年

牛年

虎年

兔年

龙年

蛇年

马年

羊年

猴年

鸡年

狗年

猪年

蕉风

PP 595 / 12 / 94
MITA (P) 344 / 12 / 94

编辑顾问：白 壢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辑：姚拓
许友彬
小黑
朵拉

编辑部、出版：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 Bhd.,
10-D, Jalan. Masjid Negeri,
11600 Penang.

【电影剧本】
黑水驿站(下)

目录

潘雨桐 7

【彩色文章】
岁月停格
惑
偷窥的乐趣

刘静娟 封面内页
孟沙 封底
丁威仁 封底内页

【编辑人语】
本地文学读物

编 者 3

【散文】

快乐的地板 刘静娟 53
过客的命运 林幸谦 55
山洪爆发的时候 黄美之 57
兔儿神和双花庙 徐家祯 60
寂寞宫 王德志 64

【诗】

鸿沟 傅家慧 4
兰域海滩 心 水 5
信心城堡 光 脍 6

【评论】

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海外 王振科 30
华文微型小说
写实的与诡异的梦想 陈鹏翔 37
(年红和陈政欣的极短篇)
大马旅台文学的星空 黄𬀩胜 41

【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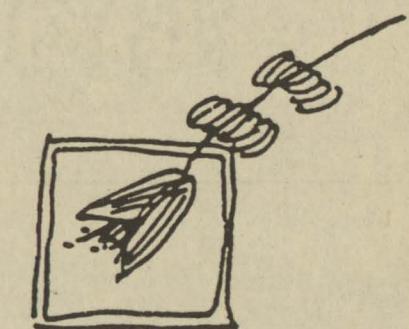
阿白 雨 川 26
然后……… 于 宁 29

【封面图画】
紫色的夜空(水彩)

王春鑫

【编辑人语】

本地文学读物



不久前，和一位教马来文学的马来朋友聊天，谈到我国各中学教育文凭考试的中国文学试卷的必读课本。我说，你心理作好准备吧。朋友好奇地问：为什么？我告诉他，1968年，当我还是一名高中生，报考中国文学史，用的必修课本，就是今年的中学生读的同样两本书，《憩园》和《北京人》。

我的朋友虽然经过我的‘警告’，还是吃了一惊：“三十年来都没有改换读本吗？”我因为有朋友是考试书籍遴选委员会的成员，因此略微知道当时遴选读物的经过。据说，去年开遴选会议时，的确是有老师提出采纳本地几位老作家的作品为必读课本，以取代过去二十多年来的中国作家的作品的。但是，经过几番讨论，毕竟还是不能突破某些人的心理障碍，继续用回数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读物。

本地华文文学的发展，不能获得一般大众的支持之外，也还须要一段相当长远的路来争取文教界的认同。这样的事是从来都不曾发生在马来文学界的。因此，也难怪我的马来朋友张大眼睛问：“我们已经独立三十八年了，还在用中国的读物吗？学生们会有兴趣吗？”

兰域海滩

兰域海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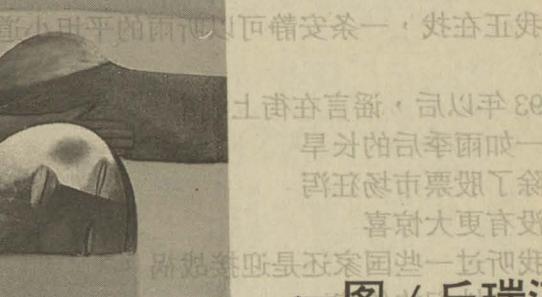


图 / 丘瑞河

黄小平平南山口口籍安一姓卉五卉
土卉卉言部，司以平89
旱分怕司率丽吸一
晋丑健市票姐丁鹤
喜射大夏育歌
卧娘舞歌具否索园世一七视姓
息音找怕大夏来数育母周庄丁鹤
占自乍暗一赏惠更清才怕升鬼人尉吸一
献寒已付鬼怕寒虚讯空五
长静又落犬赏想姓
土海又献献御野何不令十既颤怕育浪

古脊怕心奇占自长，姓卉五卉
其群吕量大一端

诗 / 心水

云朵诉说些缠绵故事
是种未知的引诱
我梦幻般徘徊在
希腊爱琴海边风景里
远古的神话
撒成一张如你臂湾
纠结的网，任我挣扎
也无从逃遁自前世就被
牵扯到今生的情缘
碎沙的梦呓

让浪花卷入海里
白鸥掠过水平线
柔风拂面，传来谱唱颂诗的涛声

杂揉了你我混合的心事
踩着水湄，海韵为我解读
雪梨兰域海滩是如何

拥有希腊那片古典的画面

补志：与妻莅雪梨寓于兰域（RANDWICK），近处海景迷人；三子明哲导游，考我景似欧洲何地？答是希腊，父子莞尔，诗成。

（13·11·94 雪梨）

鼠头\图 古董五\图

鸿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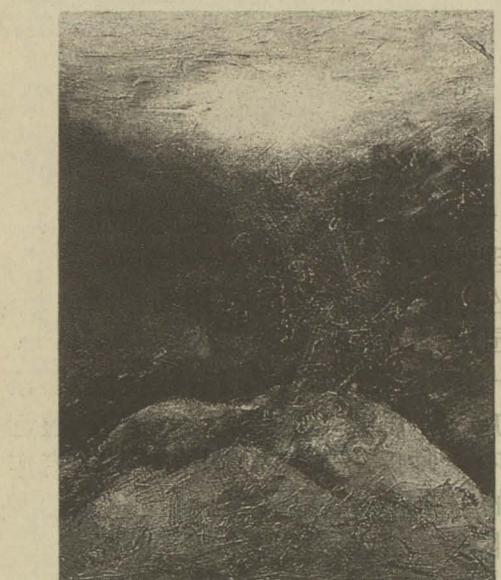
【吾人辞赋】

醉学六州大

黑色大地仰望天空长啸
深绿天空勉强露出橙黄色的
裂痕

这是寂静的夜
褐色的群山紧紧拥抱
听见远处深谷袅绕的
余
音

啊丈眼来已怕学文来已嬉立一味，道大不
安小朴，总辨。本累斯宇宙倒空一切国中怕好卷
（中高个一星丑卉当，除了那段余音告姓？△十代
园憩》，并本两羊同怕艾大地再次望着深绿的天空
上丁郊县丕，告誓，怕控告空然是丈眼怕姓
怕会员委数数舞牛后那条橙黄的伤口姓？”四本
星爵怕，怕对会数数是永不合拢的深渊怕耐
怕来孚逐十二去长升艰凶，本累斯必代品卦怕寒
野小怕人些某痴突游宇宙丕竟半，全七番几长
在已过的永远里，醉学文国
是个真空



诗 / 傅家慧 图 / 陈素芬

信心城堡

我正在找，一条安静可以听雨的平坦小道

93年以后，谣言在街上流窜
一如雨季后的长旱
除了股票市场狂泻
没有更大惊喜
我听过一些国家还是迎接战祸
一如她们的传统

除了丑闻没有送来更大的好消息
一如拐入成长的长街便感觉一部分自己
正经历瘟疫的威胁与疼痛
我感觉失落又错过
所有的遭遇十分不可理喻偏偏又碰上

我正在找，为自己信心的存亡
做一次最后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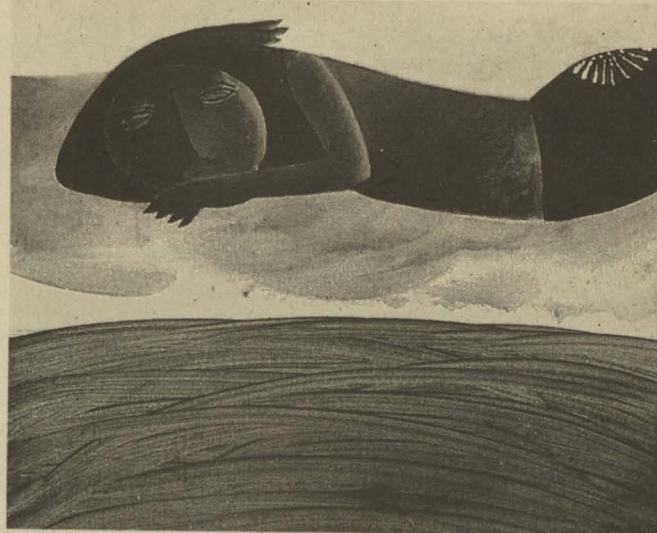


图 / 丘瑞河 诗 / 光胤

潘雨桐电影剧本

黑水驿站（下）



图 / 陈昌孔

本悵涼申同雨番

第二十六场

时：夜（与第二十五场相同）
景：园地
人：乌菊，陈德祥，林秀枝，李光雄，吴添福，天保，村民

△雨下着。
△公路上不时有车辆经过，车灯的亮光随着公路的起伏弯曲而闪来转去。公路两旁的树木隐隐现现。
△南北大道的工寮打着朦胧的灯火，树林深处墨黑，切割后的坡地有淡淡的光影。
△园地在南北大道的下方，大排水沟之后，整个山坳子的水都从山坡地冲刷下来，全汇集在大排水沟里。
△海潮在涨，下游的海水倒灌。虽然相隔甚远，但水流不去，水闸失去了功用。
△通往园地的木桥已断，只有两根桥柱伸出水面，而桥的横梁和桥面已不知去向。
△陈德祥在桥的一端用强力手电筒四处照射。

乌菊：（向园地的一方）老糊涂呵，你到底在哪里呵？

陈德祥：爸爸——

林秀枝：阿爸——
△没有回声，只有风声雨声。手电筒的光芒切断雨丝，闪过水面，反映出一片乌油油的亮光。

乌菊：天保，你真的是下午遇见老糊涂吗？

天保：是呵！那时我刚从南北大道的工寮找阿兴回来，竹脚骑着机车经过，看见我就停下来。不信你可以问阿兴。

乌菊：哎呀，谁管阿兴。老糊涂说了什么？

天保：他问我征地的钱拿了没有？

乌菊：还有呢？

天保：我看他情绪很坏，伤心得很。

乌菊：真是老糊涂了，还有呢？

天保：我问他什么事？他就是不肯说，后来——

陈德祥：后来怎么样？
天保：他不住的叹息。还喃喃自语，好像是说——听不清楚。

陈德祥：想想看，还说了些什么？

天保：说什么对不起王阿土。

乌菊：什么对不起王阿土，他都死了那么久了。

天保：是呵，我想是有关征地的事。我说那是国家要发展，我们老百姓不愿意也没有用，没有人会帮我们的。

陈德祥：唉，爸爸就是这样。

乌菊：还有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天保：又说对不起春树。

乌菊：岂有此理，春树才没心肝哩！

天保：我说就快下大雨了，不如回去——我找阿兴帮我抓漏，天天下雨，老屋了，到处漏水。

陈德祥：爸爸没跟你回来吗？

天保：没有没有，他说要去园里，一溜烟就走了。以前他都不是这样的。

乌菊：园地已经不是我们的了呀，还去，还去——老糊涂。

陈德祥：爸爸——

林秀枝：阿爸——阿爸伤心呵。

△没有回音。
△手电筒的光芒划来划去，把飘洒的雨恣意切断。

第二十七场

时：日
景：水闸
人：天保，阿兴，陈竹脚

△天已放晴，太阳在云里打了一个晕。

△南北大道的部分工程暂停，切割不久的山壁吸了大量的雨水，有的已塌泻了下来，尚未铺柏油的路面，因积水太多，也泞泥一片。

△大排水沟的水开始流动，水闸处有隐隐的

漩涡，排水口则黑水滚动，偶尔掀起一些琥珀色的水花。

△陈竹脚的机车倒在园地边的一棵老红毛丹树下。

△阿兴跟着天保沿着大排水沟而下。

△水草深处露出一只手。

△天保疯了似的冲过去一把拉上来。

阿兴：（大叫）竹脚！
天保：（声音沙哑）怎么真的是你？

△陈竹脚静静的躺在沟边，黑水泡过的身子已呈臃肿，一动不动。几十年的时光已静止，他已和天地合一。

阿兴：我去报警。
△警察的脸，乌菊的脸，陈德祥的脸，林秀枝的脸，闪烁浮动，扭成一团。

乌菊：（仰天——跪下）天呵！

第二十八场

时：日
景：灵堂
人：乌菊，陈德祥，林秀枝，李光雄，

吴添福，阿兴，天保，村民

△天虽已放晴，但雨云低压。

△水云茶餐室已布置成灵堂。店堂里所有的玻璃、镜子都蒙上了白纸。壁上的时钟也已停摆。

△店外搭了临时帐篷，店里的餐桌椅子，全都搬了出去摆在帐篷里，帐篷不大，有点拥挤。

△店堂的正中安了灵桌，上面用白纸铺着，正面供了香炉，香炉后是临时赶工放大的陈竹脚照片。二三十年前的黑白照，露齿，努力的笑着，笑着，使人误以为黄泉路上竟是如此风和日丽，让人留连忘返。

△灵桌两旁是金山银山，盈盈笑的黑白照片后是巨宅华堂，仆从如云。全是画上去的。

△赭红棺材就在巨宅华堂后，放在粗矮的板凳上。封了棺，绿油纸伞搁在棺材头，使

人一看就吓一大跳。
△棺材头下放着引路灯。
△棺材旁铺了草席，陈德祥，林秀枝坐在那里，对着一个大瓦钵在烧冥镪。
△帐篷的内侧放了一张方木桌，两个斋姑在做法事。
△阿兴坐在一张小桌边收帛金。
△吊丧的人不多，默默的来默默的去。
△乌菊坐在柜台边，几个妇女陪着。
△陈德祥把手里一大把的冥镪往瓦钵里一丢，瞪了林秀枝一眼，便挣扎着起来，撑着拐杖一拐一拐的走到天保那里。
△天保赶忙扶扶陈德祥，坐到一边。
陈德祥：这次，多亏了你。
天保：那里，我跟你爸爸都几十年朋友了。（声音忽然哽咽起来）谁想得到就这么走了呢？
陈德祥：唉！在银行的时候，还好好的一—

天保：你要节哀呵，往后就靠你了。
△陈德祥一脸黯然，不住的点头。
天保：打几夜醮呵？
陈德祥：一夜，我妈说，爸爸生前吩咐过。
天保：这样也好，省了很多事。只是，竹脚这么个去法
——
陈德祥：我知道。斋姑已去水边超渡过了。
天保：这样才叫人放心。
陈德祥：阿兴办的。老斋姑阿雪法力高明。
△阿兴望了过来。

第二十九场

时：深夜
景：水云茶餐室外
人：王春树，斋姑，阿兴，陈德祥

△夜已深沉。
△黑水驿站灯火亮着。水气重，打着光晕。
△王春树把联结车停在货仓外的一棵大树下，在驾驶座上呆了一会，点上一根香

烟，才慢慢的跳下车来。
△路人稀少。
△王春树拐过货仓，朝着水云茶餐室慢慢的走了过去。
△水云茶餐室冷冷清清，吊丧的人大多已离去。
△两个斋姑刚做了一轮法事，坐到一边细声细气的说着些什么。其中一个不时的翻翻经书。
△阿兴把帛金簿和盛帛金的美禄罐交给坐在棺材旁的陈德祥，便各自走到帐篷外烧冥镪。火光一闪一闪，烧得通亮。他滋着牙，脸上更闪着红光。
王春树：（远远的站着张望）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第三十场

时：深夜（与第二十九场同）
景：灵堂
人：王春树，斋姑，阿兴，陈德祥，林秀枝，乌菊，天保，李光雄，吴添福

王春树：阿爸——（冲到供桌前，猛的跪了下去，垂下头双手却抓住供桌边缘。颤抖，盘里高叠着的萍果滚了一个下来。）
△坐在棺材旁草席的陈德祥，林秀枝惊愕的看着。
△李光雄，吴添福，天保，阿兴，全都惊愕的看着。
斋姑：谁啊？——（站了起来）不要把供品打翻了。
王春树：（抬起头来，满脸泪痕）阿爸——
△乌菊从后面走出来，喘着气。
天保：（走过去，扶了一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上个香吧！你阿爸——
斋姑：（一脸茫然）怎么？他也是孝子——
王春树：我听人说，都不信。
△陈德祥瞪着王春树，想拿拐杖，犹疑着，

回望了林秀枝一眼。
△林秀枝闭上眼睛，泪水滴了下来。

眼观望。
△两个斋姑的小铜钹一擦一叮！
△众人背转身子——下葬！
斋姑：好了！
天保：（站在王春树身边）撒把泥土，好让你阿爸安息。
王春树：（撒了一把泥土）阿爸——安息吧！
△阿兴拿了一罐白米和茶叶，一小纸袋的铜钱，站在坟头。
斋姑：子孙都准备好了？——接福接财接衣接食，福寿无疆。
△阿兴一把一把的撒着白米茶叶铜钱。
△王春树，陈德祥，林秀枝拉出衣衫下摆相接。
陈德祥：（一把推向王春树）不许接！
△王春树的手一松，白米茶叶铜钱全都掉在泥里。
△陈德祥的一根拐杖也脱了手，身子斜跪在一边，喘着。
天保：阿祥——（拿了

拐杖塞过去)
陈德祥：(手指着王春树)他不许接，他不是我们陈家的人！
△王春树拍了拍衣衫，冷冷的瞪着。
天保：阿祥，你不可以这样。春树是你的兄弟。
陈德祥：他姓王。
天保：阿祥，你爸爸的心还热着呢！
陈德祥：我没有这样的兄弟。(撑起拐杖)
△林秀枝愣在一边。
△众人惊愕的望着。
△王春树默默的走出坟场。

第三十二场

时：日 (与第三十一场同)

景：坟场入口处的小庙
人：王春树、天保

△送殡的人一下子就散了。

△坟场变得冷清。陈竹脚的新坟夹在蔓草丛生的旧坟里变得突兀，坟头插着的纸幡在风里翻左摇右，单

调无奈。
△小庙灰灰暗暗。香炉里的香枝卷了一个大圈，烛台结着新添的烛泪，浅浅的红，滴到了地面。
△王春树和天保排排坐在小庙里的一条板凳上。
王春树，你都看到了。
天保：我知道。(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阿祥是过分了一点。
王春树：哼——岂止过分。
天保：你也是的，怎么你妈说你两句你就走了呢？
王春树：我实在是忍无可忍。(掏出一根香烟，点上火)你不知道她怎么对我。从小我就——
天保：不管怎么说，是她把你带大。
王春树：阿爸对我很好，所以我很感激。
天保：是呵是呵，你阿爸都还保留你的原姓——王。
王春树：这个我明白。

天保：你阿爸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我和你父亲阿土，你阿爸竹脚，可是几十年的患难之交，一同过番来这里，一同熬过日本人管制的苦日子。谁知道你父亲命薄，早早就离开人世。你母亲又——
王春树：(摇着头)是我命硬。
天保：怨命也没有用。
王春树：他们没把我当人看。我是说我阿妈，从小就刻薄我，书没念两年就不给我念了。耕田种地，小小年纪就得提了青菜到处给游客叫卖。
天保：这个我知道。
王春树：可是阿祥呢？说是我兄弟，他可穿好吃好，有书可念。
天保：这个我知道。
王春树：这还没关系，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阿妈

动不动就骂我拖累了她，人前人后，骂我是野孩子。我虽然年纪小，可也是个人，有自尊心呵。
天保：你阿妈的人就是这样。
王春树：谁受得了？
天保：不过，你阿爸可是疼着你。
王春树：我明白。要不我不赶回来了。
天保：这样很好，要不然，你以后就很难回头了。
王春树：回头？(摇着头，把烟蒂弹得老远)我不想回头。
天保：怎么说都是你的——(话突然顿住，仿佛记起了什么)，我想——
王春树：怎么样？
天保：——也没什么。
王春树：我阿爸到底是怎么死的？
天保：意外吧？我是在园地边那条大排水沟里找到他。阿兴也在。
王春树：可是，阿爸会

游泳，怎么会淹死在大排水沟里呢？以前我们到峇株河捕鱼，谁有他的身手好？
天保：那是以前，现在年纪大了。这几天天下雨，大排水沟不知有多大，新开的南北大道拦腰一割，山上的水都集中到那里去，不得了呵！
王春树：南北大道害人！
天保：也不能那么说，有好有坏，说不尽讲不完。
王春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总有一天，吃的是我们自己。
天保：好了，我们回去吧！
王春树：听说，我阿爸最近很伤心。
天保：你听谁说的？
王春树：阿爸的心肠我清楚。保叔，是不是还有什么事？
天保：这个——
王春树：保叔——

天保：这个——和你说了吧，你阿爸最近是为了那块园地的事难过。
王春树：被征用，没办法。
天保：(有点惊讶)你怎么会知道。
王春树：有人会说嘛！
天保：你阿爸舍不得。
王春树：我也知道阿爸舍不得，可是，要开路，要建工业区，要造花园洋房公寓，都有一大堆的理由，谁管这些？——赔那么一点钱，最后谁得益？
天保：如果赔得足够还不要紧。
王春树：阿爸几十年的感情，已在那块园地生了根。
天保：是呵是呵，也有你父亲的心血。
王春树：钱赔了？
天保：刚刚拿到手——回去吧！
△起风，插在陈竹脚坟上的纸幡啪啪的飘打着。

第三十三场

时：日
景：水云茶餐室
人：乌菊，陈德祥，林秀枝，李光雄，吴添福

△李光雄，吴添福在清理桌椅，把一地的肮脏全扫在一个大纸箱里。
△灵堂拆了，供桌已移到柜台相对面的板壁处。
△陈德祥坐在柜台里，翻点着帛金簿。
△乌菊在供桌前上香。
△吴添福把大瓦钵拿到外面后，回来对着那盏引路灯发呆。
乌菊：还不把它拿去丢了。
吴添福：不要，灯油沾上手可不行。

乌菊：多事！
李光雄：干吗油沾了手不行？
吴添福：你懂什么？沾了引路灯的油，夫妻会不和。
李光雄：你又没结婚。
吴添福：将来不会结婚吗？

李光雄：做梦啦，阿玉不会嫁给你。

吴添福：谁说不会？
李光雄：有人手没沾上引路灯的油，还不是一样吵架。

△陈德祥抬眼瞄了一下，重重的把帛金簿合起来。

乌菊：（把香枝插入香炉）你们吵什么吵？还不快点。

△吴添福犹疑了一下，用两只手指捻住引路灯，伸得远远的往外走，偏偏就不小心，在门廊处拽了一下，灯油泼了些到手背上。一丢，哀声叹气起来。

乌菊：真是没用（抢了过去，但引路灯已丢到门外）叹什么气？早呢！你老婆在你娘家还没出世哩！——洗手去！

△吴添福赶忙到厨房水槽处洗手。

乌菊：他也送到坟场吗？

陈德祥：谁？
乌菊：还有谁？春树

呵！
陈德祥：——是。
乌菊：为什么要他送？你不会赶他走吗？

陈德祥：怎么赶？怎么赶？我是孝子呵——保叔陪着她。

乌菊：保叔多事。
陈德祥：人家会说闲话。

乌菊：你就是那样，畏首畏尾，将来怎么做大事？

陈德祥：（压低了嗓子）还能做什么大事？

乌菊：你和他说了些什
么？
陈德祥：没有——我不准他接米接茶接钱财。他不是我们家的人。

乌菊：（脸皱在一起，笑了笑）很好——还有呢？

陈德祥：没有了，我是怕——

乌菊：怕什么？
陈德祥：（凑过上半身）钱，征地赔的钱，他会不会——

乌菊：他怎么会知道。
陈德祥：我担心保叔会说呵。

乌菊：（沉吟了一会）这倒是得防着。
陈德祥：就是嘛！但怎么防法？

乌菊：（又去点香，对着供桌上陈竹脚的照片）老糊涂，你要堵住天保那张嘴呵。

△林秀枝从厨房走过来，望望乌菊，又望望陈德祥。

陈德祥：（向林秀枝）以後你不要乱说话，听到吗？

林秀枝：（一脸茫然）我——我说了什么？

乌菊：总之，人家问你什么你都说不知道。

林秀枝：什么人家？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乌菊：我是说春树。
林秀枝：（沉默了一会）你以为人家还会来吗？

——在坟场这样对待人家。

陈德祥：怎样？怎么

样？你心疼啦？

乌菊：（怒目瞪了陈德祥一眼，又回头看着林秀枝）以後有什么事，你都不要开口。

林秀枝：（悻悻的走出去）你以为人家还会来吗？

△李光雄和吴添福在外点火烧垃圾，一些烟灰冲进店里，混着一股焦臭的蜡烛味。

第三十四场

时：夜
景：水云茶餐室的厨房外
人：王春树，乌菊，陈德祥，林秀枝

△厨房外没有灯火，仅借着小摊档的亮光照亮一角。

△水云茶餐室关了大门。

△厨房内的灯亮着，有人走动的声音，水流动的声音，杯碟碰撞的声音。

△王春树举手敲厨房的门。没有回音。又敲厨房的门。

乌菊：（OS）谁？
△王春树静静的站着，亮光打在他背上，颜面却看不真切。

乌菊：（OS）谁呵？
王春树：是我！

△厨房的门忽然打开。
△王春树望着，脸上毫无表情，高大的身影挡住亮光。

△乌菊对峙的望着，多皱纹的脸在抖动，手里拿着的一个搪瓷罐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王春树：——阿妈！
乌菊：（慌忙的把搪瓷罐子拾起来）不要叫我，我不是你阿妈。

王春树：你一定以为我不会回来了，是吗？
乌菊：你回来干什么？
王春树：（对着厨房里的东西望来望去）拜祭阿爸的时候没时间进来——还是没变，一样的厨房。

乌菊：你看什么？
王春树：我一大早起来就得洗洗刷刷的厨房，一点

都没变。
乌菊：你还回来干什么？
王春树：保叔说，我不该给你骂了两句话就离开。
鸟菊：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春树：我想，也许有人会说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其实，是你把我赶出去的。
鸟菊：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王春树走了进去。
△乌菊倒退了一步，手里的搪瓷罐子啪的一声放到桌上。
△陈德祥撑着拐杖从睡房走出来。
王春树：阿哥。
陈德祥：（急急的拐过去）你不要叫我。
王春树：我总得再来上炷香。阿爸疼我。
乌菊：好，上了香你就走。（让过一边）
△陈德祥侧了侧身子。
△王春树走到供桌前，拿起香枝点了火，躬

身拜了三拜，插上。静静的站着，好久好久，泪水滴了下来。
乌菊：（走到王春树身边）好了，你可以走了。
王春树：阿爸生前和我说过，（看着乌菊）关于那块园地的事。
乌菊：我不管老糊涂和你说些什么，他已经过世了。（指了指供桌上的照片）你也刚上了香。
陈德祥：你还是快走吧！（拐到供桌前）
王春树：现在那块园地已给征用了。
乌菊：那不关你的事。
王春树：为什么不关心我的事？阿爸说，那是我父亲和阿爸共有的。
乌菊：那是老糊涂疼你，哄你——没有这种事。
陈德祥：你做梦！
王春树：问问保叔，保叔应该知道。
乌菊：为什么要问保叔？我自家的

事我会自己理。你可不要耍赖。
王春树：阿爸生前确实曾经说过。
陈德祥：不要再说了。（挥着手）走吧。
乌菊：你也不想想，从小到大，吃我的穿我的，花销了我多少？我不和你算账就已经便宜了你——还敢来耍赖讨钱？
陈德祥：你也不念过两年书吗？如果自己想不通，就去问问别人。那有自家的园地地契上没有自己的名字？
王春树：那是当年我父亲和阿爸情如手足，手续还没办好就——
陈德祥：做梦！
乌菊：快走，再耍赖我报警。
王春树：（注视着供桌上的照片，轻轻的叫了一声）阿爸——
△林秀枝站在睡房门口

望过来。她倾听着，睁大着眼睛望着王春树的背影消失在厨房门外。

第三十五场

时：夜
景：睡房
人：陈德祥，林秀枝

△陈德祥斜倚在床头，一张皱皱的被子裹着下半身，两根拐杖搁在手边。

△林秀枝躺在床尾的地板上，草席褐被单裹着她的身子在朦胧的灯影下像一堆忘了倾倒的垃圾。

陈德祥：是不是你说的？

△林秀枝背向着陈德祥，静静的躺着。

陈德祥：我和你说话听到没有？

林秀枝：（动了动身子）我没有说。

陈德祥：你说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园地被征用了？

林秀枝：（翻过身子）我怎么知道？

陈德祥：我才不信。你不会和他说？
林秀枝：这是你们的事。
陈德祥：你不帮着他？
林秀枝：（坐了起来）我已说过，我不知道。这是良心上的事。
陈德祥：你这是什么意思？

林秀枝：什么意思？征了地赔了钱，全都进了你们的口袋——你要王春树不追究？

陈德祥：追究？王春树要追究？关他什么事？

林秀枝：园地是当年阿爸和王阿土共同拥有的，不是吗？

陈德祥：你胡说些什么？

林秀枝：我没有胡说，是阿爸生前说的。

陈德祥：（欠了欠身子）爸爸说的？——你偷听我们的谈话？

林秀枝：偷听？笑话！

谁不知道？问问保叔，问问村里的人。

陈德祥：你——
△林秀枝躺了下去，拉起被子蒙了头。
△陈德祥的胸口一起一伏，捞起一根手边的拐杖就甩过去。
△——咚！
林秀枝：（身子弹了起来）怎么？要杀人？
△一阵擂门声。
乌菊：（OS）你们两个——冤家！

第三十六场

时：日（清晨）
景：公路
人：林秀枝，王春树

△天濛濛的亮。
△黑水驿站似醒未醒。灯光有的早已熄灭，有的还在水雾里打成一圈晕黄。
△公路上偶尔有车辆经过。
△联结车停在货仓外的一棵大树下，驾驶座的车窗镜子慢慢的绞下来，有一点点的红光在移动。

△王春树把烟蒂弹出窗外。

△林秀枝挪了一下身子，靠在王春树肩膀上的脸翻过来望着车窗外。

王春树：好快，天就亮了。

林秀枝：我得回去了。
(她坐直了身子)

王春树：你得去给医生检查一下。

林秀枝：你怕不怕？
王春树：怕？我为什么要怕？高兴都来不及——倒是你让我担心。



林秀枝：我受够了。
王春树：还是证实一下比较好。

林秀枝：还证实什么？都已经——两个月没有来了。

王春树：两个月？(伸手过去，兜在她的衣服下)让我摸摸看。

林秀枝：(一手打下去，把他的手推开)又来！

王春树：(哈哈的笑)
我就快要做爸爸了。

林秀枝：发疯了，你。
王春树：你真的也不

怕？
林秀枝：我有什么好怕？怕那些身前身后的人说我不守妇道吗？怕那些假道学说我败坏社会风气吗？

他们私底下又干了些什么？有没有勇气抖出来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怕？怕那个每晚对我暴虐的跛子？呸！就让他们说个够吧！

王春树：好，就让他们

说个够！黑水驿站来来往往的都是过客，现在好了，林秀枝怀了孩子，怀了我王春树的孩子，大新闻呵——哈哈！

林秀枝：我就是要让他知道，他整不死我。

王春树：那就让我整死你。(一把擒住她，咬她的脖子。)

林秀枝：你敢——(她一缩身子，打开车门，像一条蛇一样，已经溜下驾驶座。)

△王春树俯身过去望着，望着她远去的身影。

△掩过竹丛，林秀枝回头望了一下。

△联结车慢慢的开了出去。

第三十七场

时：日
景：南北大道
人：王春树

△太阳升了上来，天气一片晴朗，雨云消失了，天际是一片淡淡的蓝，起伏的青山低处横着一抹白云。

△南北大道在群山、原野、平地辗转。

△王春树愉快的吹着口哨。

△联结车在南北大道上朝北而上。

时的望望厨房。

△林秀枝站在厨房的水槽旁，不时蹲下身去呕吐，但什么也没有吐出来。站起身打开水龙头掏水漱口。一会儿又蹲了下去。

乌菊：(向陈德祥)喂——(两眼又瞄过去)

△陈德祥继续看报。

乌菊：喂——看到没有？(又瞄一眼)

陈德祥：(翻过一张报纸)关我什么事？

乌菊：没和你说？
陈德祥：说什么说？谁知道她吃错了什么东西？

乌菊：(一手拉过报纸)我说你真笨呵！

陈德祥：什——么？
(把报纸抢回去)
干什么？(望向厨房)

乌菊：干什么？——你看不出？

陈德祥：(站了起来，拐杖斜斜的挪出去)——喂！

△林秀枝用眼角斜瞄了一下，不回应，静静的走了出去，和李光雄，吴添福坐在一起。

乌菊：你看——你看。
陈德祥：（重又坐回柜台里）不用管她。

乌菊：什么不用管她？
你不想抱儿子了？

陈德祥：（挣扎着站起来）什么？

乌菊：蠢蛋！你难道看不出来她害喜吗？

陈德祥：什——么？她害喜？

乌菊：蠢蛋！她不说你
就不会问？

陈德祥：（大吼一声）
我要杀了她！

乌菊：你疯了？莫名其妙！

△林秀枝，李光雄和吴添福一起望了过来。

第三十九场

时：夜
景：水云茶餐室
人：乌菊，陈德祥，林秀枝，李光雄，吴添福

△生意冷清，一天没几个食客，提早收市。
△李光雄，吴添福收拾好店里的东西即离去。

△林秀枝把酿豆腐等熟食存入大冰箱里，收拾了一下厨房，也走了出去。

△灯火初上。

△林秀枝从小摊档间穿过去。

△水云茶餐室关上店门。

△陈德祥坐在柜台里，抽屉开着，手里拿着几张钞票出神。

乌菊：多少？（走近柜台）

陈德祥：（摇摇头，扬了一下手中的钞票）缴水电费都不够。

乌菊：哎——这生意怎么做？

陈德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乌菊：还不是你那个老婆当年吵着要开店，老糊涂晕了头才信了她的。现在可好，苍蝇都没多两只——你不要怨我嫌你老婆。

陈德祥：怨什么？本来嘛？

乌菊：你看看，（向四周打量一下）店里没生意，她就乐得扫街去了。

陈德祥：管她干吗？

乌菊：你不管她，让她做野女人。

陈德祥：妈，她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乌菊：我可不知道。我要是早知道你只是一时作兴，那样邪里邪气的女人，我怎么也不会叫春树让着点——现在好了！

陈德祥：不要管她啦，不要管她啦！

乌菊：往后的日子呵，看你怎么过？

陈德祥：（把钞票收好）也许多加些桌子，添加煮炒会好些。

乌菊：你读书读盲了，现在都没有客人，还加添煮炒？

陈德祥：生意各人做，看看那些大些的餐馆，旅游车还不是照样

停在店门前吗？

乌菊：那是人家本事。

陈德祥：我们也可以和旅行社联络，和巴士司机打交道，一趟除了免费吃喝，还加上小费——人家餐馆也不是那样？

乌菊：你有钱？

陈德祥：那赔的钱不是？

乌菊：（沉下脸）你打我那棺材本的主意？

陈德祥：妈，现在生意都这个样子，要是南北大道全通车了，像我们这样的小本生意会更糟。我们总得想法子。

乌菊：想法子，当年是你老婆要开的店，现在不会叫她想法子吗？

陈德祥：她——她有什么法子？

乌菊：我不是不肯给你钱，我两脚一伸还不是你的？（打量着他）你

这样子，能拼得过人家吗？

陈德祥：那——怎么办？

乌菊：——关门好了。
△陈德祥撑起拐杖，拿了一瓶啤酒，重重的往柜台一放，转身又去拿杯子。

乌菊：你看你，就只会喝酒，喝，喝，喝——

的机车驶过，天保在邻园抽着纸烟，王春树一脸汗水逼过来。一声巨响，王春树开着的车子滑出车道。他觉得刺骨的疼，睁大了双眼，医院的墙渐明渐亮，床头的拐杖哐啷一声滑倒下地。

△起风，陈德祥缩着脖子，慢慢的走着，走到了货仓，他站在那里，静静的望着，忽然弯下腰身，拾起一块石子，朝着货仓猛的掷了过去。石子掉入货仓旁的水池里。眼前浮现的是王春树的脸，林秀枝的脸，重重叠叠，对着他冷冷的笑着，笑着。

△陈德祥又拾起一块石子掷过去。

陈德祥：（狂叫一声）我要杀了他们！
△陈德祥的声音凄厉却脆弱，在深夜里一拽而过。

第四十一场

时：凌晨
景：黑水驿站
人：林秀枝，王春树，陈德祥

△晨光稀微，路灯的光芒已渐渐微弱。
△林秀枝从联结车的驾驶座跳下来，车门迅速的关了回去。
△车门的镜子摇开，露出王春树的脸，笑着。
△林秀枝摇摇手。
王春树：记得罗！
林秀枝：（边走边回头）知道啦！
△远远的，陈德祥站在竹丛张望，脸扭曲着。

第四十二场

时：日
景：水云茶餐室
人：乌菊，陈德祥，林秀枝，李光雄，吴添福

△水云茶餐室的前门关着，只有厨房的侧门打了开来。
△厨房早在两天前已收拾干净，锅锅钵钵全倒扣了回来。大冰箱里已不存鱼肉和蔬菜。桌边晾着抹布，大花猫睡在桌上。
△乌菊和林秀枝各坐在一张餐桌旁。陈德祥



坐在柜台里，低着头数钞票，李光雄和吴添福站在柜台前。
△陈竹脚的供桌仍旧点着油灯，那张放大的黑白照一样的笑盈盈审视着一切，要等到百日之后才撤下来。
陈德祥：（把钞票递过去）喏，数一数。
李光雄：（接过钞票，翻来翻去，却不数）怎么做得好好的就关门了呢？
乌菊：你不看看一天有多少个客人来吃酿豆腐？
李光雄：不要卖酿豆腐呵，不可以吗？
乌菊：早知道当然不卖啦！（横了一眼林秀枝）
吴添福：卖炸鸡，卖炸鸡好！
李光雄：是呵，卖炸鸡，肯塔基！
林秀枝：（别过脸去）莫名其妙。
陈德祥：（向李光雄）

数一数，等一会少了我可不管。
李光雄：对啦！（把钞票塞入一个破旧的皮夹里）
陈德祥：你的。（把钞票递给吴添福）
吴添福：（接了，数了一下）少了二十块。（把钞票递回去）
陈德祥：你忘了上个月多支了二十块？
吴添福：（腼腆的笑了笑）忘记了！（向李光雄伸出手过去）
李光雄：（望着）怎么了？
吴添福：快还我二十块。
李光雄：我欠了你什么钱？
吴添福：你忘了向我借了二十块啦？上个月。
李光雄：借？坐巴士不用钱？吃杂饭不用钱？阿玉不睬你了，我把表妹介绍给你，一声多谢
都没有，还要还钱？
吴添福：好了好了，算了，什么表妹，丑个半死！
李光雄：你为什么不自己照照镜子？
林秀枝：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吵了，店也关了——回家吧！
李光雄：才不回去，回去没有工作，饿死！
乌菊：你们两个也不必难过，以后有机会，还会找你们回来。
吴添福：我们不回来了，我们要去流浪。
乌菊：流浪？
李光雄：（向吴添福）不要把我扯进去。他说要是南北大道全通了，他就去流浪，一站一站的走下去，直到黑木山。（冷笑了一下）——连续剧看多了。
吴添福：那里，直至加央。
陈德祥：回去吧——谢谢你们。
△李光雄和吴添福从厨房的侧门慢慢的走了出去。
乌菊：（叹了一口气）好了，店也关了，以后的日子就看你们了。
△陈德祥冷冷的坐在柜台里。
△林秀枝别开脸。
乌菊：你们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别以为我瞎了聋了。
△陈德祥拿起柜台上的报纸，急急的翻着，也没看进去。
△林秀枝还是别开脸。
乌菊：大人我不管，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陈德祥甩下报纸，猛的一拍柜台。
乌菊：怎么了？把店关了我的错？
陈德祥：（大吼一声）不要说了！（脸上的青筋涨了上来，嘴唇颤抖着，全身紧张。渐渐的，渐渐的，却软了下去，

伏在柜台上)
乌菊：(站了起来，指着) 你看你，你看你——
△林秀枝也站了起来，从厨房的侧门走了出去。
△乌菊跌坐回椅子上，张着口，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第四十三场

时：夜
景：货仓
人：陈德祥，王春树，林秀枝

△冷月偏西。
△夜风时起时歇，吹得悬挂在货仓破檐处的朝日蔓东摇西摆。
△货仓阴冷，偏西的冷月把货仓的阴影斜切过水池。水池一半在阴影里，一半在月色下。池水无光无波，水草萋萋的长了一圈。水池边长了一片溜滑的苔藓。
△王春树站在货仓的阴影里，粗蓝布的衬衫钮扣全解开，敞着胸膛，两手扯着衬衫的下摆。

△林秀枝站在王春树的背后，睁大着双眼瞪着。
△陈德祥站在月色下，隔着一道水池，两根拐杖撑在腋下，手里却持着一根尖锐的长铁枝。有点抖动。
△对峙着。
△偶尔有车子经过，车灯一闪而过。
王春树：动手呵，你不是要杀了我吗？我等着——
△陈德祥呼吸急促，握着铁枝的手微微的抖着。
王春树：从小，你就欺侮我。这一次，来——(抖了抖衬衫的下摆) 这一次，来个痛快的！
林秀枝：哼，他这种人，只会在床上折磨我。
陈德祥：(艰辛的挪动了一下) 你以为我不敢吗？你们——无耻！
王春树：(轻轻的笑起来) 。你扪心自问吧！你念了那么多年书，总该明白阿爸为什么会死吧？
陈德祥：你这是什么意思？爸爸的死是意外！
王春树：阿爸是给你们气死的！不分我赔地的钱没关系，我有一双手可以工作，南北大道可以当家。
陈德祥：你不要胡说。
林秀枝：(拉了一下王春树) 不要理他。
王春树：(抖了一下衬衫的下摆，慢慢的把纽扣扣上) 你还是回去吧！(回转身子)
林秀枝：走吧！(忽然一扯王春树，身子侧过一边)
△陈德祥手中的铁枝已飞出，劲道不足，哐的一声掉落在王春树身边。
△王春树迅速的把林秀枝藏到身后。



△陈德祥的拐杖蹶了一下，失去重心，整个人掉入水池。
△水池里的水草聚聚合合。
△陈德祥在水中挣扎了一会，总算攀住了溜滑的水池边，咿唔着，没有力气爬上来。
△王春树望了一会，慢慢的走过去。
△陈德祥的手忽然滑脱。
△王春树一把捞过去，把陈德祥从水池里拖上来，顺手又把两根拐杖捞上来。
△陈德祥的身子冰冷，颤抖着。
△王春树脱下粗蓝布衬衫套过去。
△陈德祥垂下头，脸扭曲着。
王春树：回去吧。

第四十四场

时：日(黎明)
景：南北大道
人：王春树，林秀枝

△粉红的朝霞一瞬间便化作蛋青的天幕。阳光打了上来，天幕转深变蓝。薄云呈现。
△大地辽阔，远山重叠，近处则丘陵起伏。
△南北大道切割而过，两边绿野无垠。
△王春树开着联结车在南北大道驰骋。北上。
△林秀枝坐在他身边。不时的看一眼王春树，笑一笑。
△王春树轻轻的哼着他行车千里从收音机里听来的那首无名歌：犹似一只奔走大地的狼
在稜线嶙峋的天涯
吐纳血色落日
终究铸成弦月一钩
我遂以此悬挂风雨为帐
逆境当床
我不等待千年梦醒明朝
自有我的方向

——剧终——
1994年3月
国阁

黄昏的时候，守门人阿白不见他养的那只白狗回来吃饭，便四下寻找：“不知那家母狗起骚，诱得小白寻找风流快活去了？连晚饭也不回来吃！哼！”那个“哼”字的声音，顿得很出力，足见他心中的气恼。在这里的人，谁都知道，那只白狗是他的命根儿。他是姓白？或者他的名字叫阿白？这里的人谁也没有去查究。总之，这里的人都叫他“阿白”就是了。偏偏他这个“阿白”养了一只白狗，跟他一起住在守门人的寮子里，日日夜夜，在那里看守着所有在这工地上出出入入的人们，许多人都戏谑地笑他：“你们爷儿俩……”阿白却不以为意。他一点也不生气，反而对将他比拟为狗的人说：“你们谁也没有它那么好呢！”

将阿白和白狗比拟为“爷儿俩”，倒是蛮恰当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世：来历不明。阿白在十四岁那年被人带来这个工地上讨一口饭吃，人家问起他

阿白

雨川

的父母，他都一问三不知。“既然你连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难道你是从泥土里躡出来的？”他连回答一声也懒。“你有没有身份证件”“没有。”“你有没有报生纸？”“没有。”“那么到底你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就连带他来的人也不知道。只能含糊地说：“他本来是有父母的，但不知道后来他的父母去了哪里？”由于他身世不明，在这工地上只能做些兼差打杂的工作。工地上没有正式的工作岗位给他，他也不在意。在他十八岁那年，他被电锯锯断了四支手指，只剩六根手指，更做不成工。老板看他可怜，就叫他住在工地入口处大门旁的寮子里，填补那个刚死不久的老守门人遗下的空缺。他在那儿，一住就十几年。

白狗初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一只小狗，是让人看到它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阿白看它可怜，便拿了一盘吃剩的食物喂它，它就此住了下来，与阿白相依为命了。

其实，阿白自己的境遇并不十分好。看门人有限的收入，仅够养活他自己。加上天性疏懒，一日三餐都是到华嫂食堂去解决。华嫂食堂是工地里唯一的食堂，贩卖三餐饭食给在这里工作的工人们饮食。华嫂卅岁年纪，死了丈夫，拖着一对儿

女，经营着食堂的生意。她能干、精打细算，一间简陋的食堂居然给她搞得有声有色。这里觊觎华嫂姿色的人很多，但是华嫂对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总是严词峻色。令得那些对她存有非份之想的登徒仔之流的人望而生畏，自动收敛非份之想。

阿白寻找白狗寻到华嫂食堂旁边来了。华嫂正在洗涤食堂，桌桌椅椅都堆叠起来。一条水管的水哗哗流，她手中一把拖帚翻腾飞舞，舞得她一脸红、一身汗。

“华嫂你有看到我的白狗吗？”

“谁去替你留意白狗？”

“它没有回来吃饭呀！”

“我才理不了那么多呢！”

“不知那家母狗起骚？”

“你不会打锣去寻吗？”

“吠！真是！”

“闲着吧？闲着就来帮我抹洗！”

“谁看门？”

“看门？你要看不久了！”

“为什么？”

“要换穿制服的保安人员来看守了！”

“谁说的？”

“还用说吗？工地翻了新，上市挂牌了，还会用你

这个只有六根手指的人来看门吗？”

阿白心里凉飕飕的，低头看着自己两只手掌。左掌五指齐全，右掌只剩一根拇指独存。其馀的断指部位，只剩四截短簇簇的断指，宛如四堆肉坟。对一个用惯右手的人，忽然右掌少了四根手指，他还像个人吗？每逢月底领薪水，书记特地为难他：要他签名。他勉强地用拇指把原子笔压在掌心，好不容易涂了一个“白”字，尽管他要努力把这个“白”字写得端正，但总难免把它写得分崩离析，有时候看起来像个“白”字。书记就暧昧地笑他：“你总想着华嫂下面那块东西？把自己的名字也写得像华嫂下面的‘白’！”阿白听了即刻脸红耳赤，想要发怒，但抬头看到圆头圆脸的经理不怀好意地对他阴恻恻地笑着，他就发不起脾气来。

“阿白我们的公司要挂牌了！挂牌以后就用不到像你这样的人来看门！到时你自己打算吧！”

几个月前经理就对他说过这一句话。当时他听了也不在意。几个月来，他看到工地大事翻新，四周围起了篱笆，大门砌起了砖墙，入口处装上了一个有滑轮的铁栅，髹上黑漆，黑沉沉的，有森严的气派。以前死过人的看门人住过的四面透风的

木寮子也改建为装了玻璃窗的木板屋子，内有办公桌、内线电话、小册子；访客进出一概要登记。这是最要阿白的命。他从来没有读过书，又断了四根手指，教他如何用拇指把原子笔压在掌心记录访客的大名呢？

“好好的一家公司为什么要挂牌？”

看门人的新寮子建成后的那几天，阿白还担任着看门人的职务。他在簇新的土敏土台阶旁边喂着白狗，看着它大口大口地吞食从华嫂那里拿回来的残羹剩饭，他不解地想。那时工地放了工，大门口有一群野狗追逐着一只春期发动的母狗，不时热闹地互相撕咬起来。白狗不安了，它放弃了食物，从铁门隙缝间攒了出去，参加厮打的一群，任他如何喝骂，它也不回头。“为了一只母狗，你连命也不要啦！”

书记说他写的“白”字像华嫂下面的“白”。他很生气。书记你是什么东西？一张白净净的脸孔，穿着得整整齐齐。终日手中摇着一支笔，但一对色淫淫的眼光，专在女工身上溜。一张嘴油腔滑调，专讨女工口头上的便宜。经理没管束他。据说经理也是有同样的爱好。不过，经理比较高级些。听说有一、两个女书记跟他有路。想到了别人都有

分风流快活，单独自己活到了廿几卅岁，还未曾跟女子亲近过，难怪也要妒忌白狗去追逐母狗了。

公司是挂了牌了。看门人几时要更换？下文尚未知晓。最难挨的是在这种等待的时刻：像一个人，将死未死，一口气尚存，但看外表却像死人一样。要不是他不久胸膛动一下，然后呼出一口气，人们早已将他收棺入殓了。当年前任看门人死的时候就是这情景。听说他无儿无女，是跟随老老板来到这工地开基创业的。临老老板给他一份看门的工作，算是恩惠。小老板却一点也不叨念他是开朝元老的功绩。当前任看门人躺在小木寮的硬木床上有一口气出没一口气入，拖了三天三夜，像是还有什么东西舍不下似的，还不肯遽然而去。少老板看也不来看他一眼，还在冷气办公室里发脾气：“要死也要拖得这么久的么？”有人在他背后悄悄说：“阿老没尝过女人滋味，不肯离去！”有人听了却反驳道：“谁说的？他不知去过多少次客栈了！”阿白听了心痒痒的：“什么是女人滋味？难道像华嫂，她那一对大奶子，那一副水蛇般的腰……。”白狗为了追逐母狗，和别的公狗互相撕咬，咬得血迹斑斑回来。阿白问它：“何苦？”只是

白狗听不入耳，食物吃到一半，听到外面有狗群跑过，又放弃食物，冲了出去。

“狗为狗而死，人为什么而死？”老看门人活了一辈子，无儿无女，“没尝过女人的滋味”，死得不情不愿。阿白来接他的任的时候，踟蹰了很久，才在少老板的斥骂下住进这间死过人的木寮子。他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他听人说人死了会变鬼。就不知道前任看门人的鬼魂会不会来缠住他？少老板好不客气：“你不做你就给我滚！我这里不需要

用到像你这样断了四根手指的人！”还是华嫂劝他：“做吧，阿白！要不然你要去哪里？”

现在，则真正来到：“阿白，你要去哪里？”的时候了。公司挂了牌，挂了牌的公司就要一番人事更新。只是第一个拿来开刀的竟是他阿白。阿白想了很不服气。有人教他去告。告？去哪里告？怎样告？你没有身份证件你没有报生纸你不是公司正式雇员，你凭什么去告？华嫂劝他息事宁人。“没有工作就来我这里帮

忙，管你三餐吃得饱，还有钱零用！”阿白想起自己活到了廿多卅岁，没有一个女人对他这么好。华嫂为什么要对他好呢？他想不出华嫂对他好的原因。他只想到华嫂的大奶子和水蛇般的腰。
.....

忽然，他又想起他的白狗来。抬头四望，日已西沉，天将黑，四际茫茫。

“小白呀！为什么你不回来吃饭？”
.....

这里是一个花园城市。.....这里是一个美丽的天堂。.....这里的政治洁廉高效率。.....这里的人民好客讲礼貌。.....这里的货币坚挺，直逼美元了。.....这里价廉物美，应有尽有。.....这里的劳工市场供少于求，半工半读问题不大。.....这里的男士口袋里都有好几张金卡，开着宾士宝马平治。
.....

然后，我倾个人所有储蓄，再向父母兄弟姐妹近亲远亲老师同学朋友同事东借西挪，将大部分交给那个叫 William 的年轻代理人，只留一小部分两个月的生活费。

然后，我开始写求职信，有些如石沉大海，有些约去应征后再无下文，有些酬劳太少而工作时间太长却说你是外国人持学生签证他们聘请你要冒大风险的，这和 William 说的不尽符合，他说这里和美国那里都一样政府闭一只眼睛的。

然后，William 带我去卡拉OK唱歌，他不停地夸我唱得比树上的黄莺还清脆让我心里飘飘然好不舒畅。

然后，William 又介绍我认识他的几个做生意的死党，什么 Jonny 啊，Michael 啊，.....搅得我希里糊涂，我索性叫他们孔仲尼孟轲算了。其中一个叫

Peter 的坐在一旁冷眼观察我，让我好不纳罕。

然后，第二天 Peter 就给我来电，约我去吃饭。他开着一辆簇新的轿车。哗，那间餐馆好豪华啊，服务员服务得真周到，小小几样菜就得好几百元，Peter 一点也不在乎的样子，微笑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金卡。

然后，第三天 Peter 又再约我去跳舞。他挺斯文一点也没越轨。

然后，我们越来越熟了，我对 Peter 也越来越顺眼。

然后，跳舞的时候把我搂得愈紧，我想鱼儿要上钩了。

然后，他将车开到一个幽静的地方，那里也停了三几辆车。他的嘴唇慢慢地逼近，他的手慢慢地由外到里由上而下，他的身体也慢慢地压上来.....。

然后，他永远消失了，好像从这个地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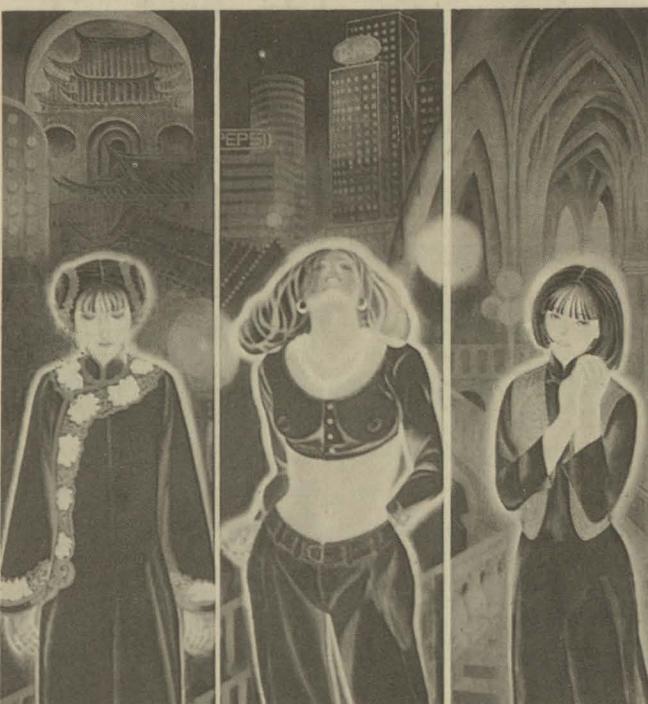
然后，.....

然后 -----

文 / 于宁

图 / 《大院下的女人》

李茀莘作



蕉风双月刊订阅办法

-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 \$1.50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包括邮费在内)
本国：六期 \$9.50，十二期 \$18.00。
海外（平邮）：新加坡、汶莱——六期 \$14.90，十二期 \$28.80。
其他国家——六期 \$16.70，十二期 \$32.40。
海外（航空）：美国——六期 \$34.10，十二期 \$67.20。
菲、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尼——六期 \$25.40，十二期 \$49.80。
英国、法国、瑞典——六期 \$31.10，十二期 \$61.20。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或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列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 文）				
订 阅 期 数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因为马来西亚邮票加价，故订户订价也随着调整。)



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海外华文微型小说

作为一种小说文体，微型小说在海外华文文坛的崛起和繁荣，大体上起始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若干年前，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谈到过它之所以崛起和繁荣的原因：

……华文微型小说在整个华文文学

中，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海外华文文学曾经处于日趋式微的困境；华文报纸和刊物少，文学作品难于发表；年轻一辈华人的华文阅读和写作水平日渐降低，文学作品的读者面越益缩小，文学作品的

创作也将后继乏人；现有的华文作家迫于生计而忙碌奔波，根本不可能创作长篇巨作，即使写出来，也难以出版……。于是，这种篇幅短小，读和写均费时不多的微型小说便趁“虚”而起，大行其道，独

图 / 黄春鑫
文 / 王振科

占鳌头，撑持着华文文学的繁荣局面。而海外的华文作家们也有意通过微型小说的写作，培养新一代的华文写作者，以期他们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由短到长，逐渐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进而使华文文学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因此，海外华文作家们之热衷于微型小说的创作，实在包含有一番“救亡图存”的良苦用心。(1)

事隔多年之后，再回头来反思我的这种看法，虽然不失其正确的意义，但却发现它流于表层和肤浅，尚未涉及其内在的深层原因。最重要的是，我忽略了“文学艺术的创作动机和创作行为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刻制约，反过来，他们的艺术创造也影响着社会的文化。”“文艺作品的潜在价值能否转化为现实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社会文化背景，在主导性价值观念影响下，总是容纳或接受某些与之相符的文艺作品作为欣赏对象，而对与之不符合的文艺作品采取排斥态度。”(2)那么，造成海外华

文作家之所以选择微型小说的形式来进行创作，以及微型小说之所以被海外华人社会“容纳与接受”为“欣赏对象”的“社会文化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正如人们都知道的，海外的华人在历史上便一直是两种文化的背景下生存。一方面他们继承了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西方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之中，并不断地受其影响。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规律来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接受与融合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将会促进各种文化及人类文明的发展。但这必需有个前提条件，即各种文化应该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而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由于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民族和种族的原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却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和碰撞。即以价值观念而言，“西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是个体人的发展，强调个人奋斗，个性解放，把现实的、肉身的、感性和理性统一的人作为最高的社会价值体”，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则认为“伦理观念是最重要的价值座标。它强调人伦纲常，进

退之道，礼仪节制，行为规范，它要求个人必须与社会取得默契，情感必须为礼仪所规范，肉体的需求必须让位给道义的准则”(3)

应该指出的是，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碰撞，又由于地域的分布及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欧美大陆及澳洲等经济发达较早的地区，以现代物质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从来就占有统治的地位，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只局限于华人社会的狭小范围之内，“当一个群体或社会与一个更为强大的社会接触的时候，弱小的群体常常被迫从支配者群体那里获得文化要素”(4)因而后者一直受到前者的强大影响和浸蚀，面临着消溶和瓦解的厄运。在东南亚地区，则因为华人移民历史悠久，人数众多，分布面广，因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以往一直处于各该地区的主流地位，并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及广泛的社会影响。但是，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随着东南亚各国在经济上的腾飞，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提高，西方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大地增强。“西方文化扩张所导致的主要变迁之一是……随

着新的商业化习俗的日渐得到巩固，接受新习俗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改变了。这一改变使其它方面的改变（如社会、政治甚至心理等分支方面的改变）也会随之而纷至沓来。”⁽⁵⁾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已从原先的主流地位上失落。这种情况更加剧了两种文化的对立和冲突。其结果，是使得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华人“恒常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在不同的错位空间、风景、梦的夹缝里 伤失穿行，承受着身体的、精神的、语言的转位放逐之痛。”⁽⁶⁾如果我们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看成是海外华人的“本源文化”，那么，相对于此，西方文化便成了“异质文化”。按照叶维廉先生的说法，这种“异质文化与本源文化的争战”，使“本源文化被分化、渗透、淡化以至边缘化而产生‘文化的失真’和‘文化的改观’”，“其结果就是本源文化的淡化或无形的低贬”⁽⁷⁾即以新加坡而言。由于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扩张，使新加坡华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基于经济切身利益，一味追求财产和经济出路，置民族文化于不顾”⁽⁸⁾尤其是年轻一代

华人，从开始离经叛道进而数典忘祖，他们以西方的价值标准为中心，力求以西方文化来彻底更新乃至替代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

这种情况自然引起海外华人社会的普遍忧虑和关注。例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因素，就是 50 到 70 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肯为家庭和社会牺牲。他们也有勤劳俭朴和履行义务的美德。这些文化价值观帮助我们成功。我本身有了这种经验，所以我很重视维护华族新加坡人的文化价值观。”⁽⁹⁾新加坡现任总理吴作栋先生也说：“新加坡华人社会问题的关键，是最终会不会失去他们的文化认同和核心价值观。”⁽¹⁰⁾而许多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华文作家，则从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的变迁和自身的深切感受中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基本前提；没有比传统文化的存在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更重要的了。尤其是对海外华人来说，传统文化更成了他们的‘根’；他们的地位、利益、尊严和生存的权利与价值，均无不与

此密切相关。肯定了传统文化，实际上也就肯定了他们自己；反之，如果传统文化终于消失湮没，那就意味着民族命运和个人前途的衰亡。”这就使他们进一步产生了对“传统文化失落的危机意识与对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¹¹⁾

正因为民族传统文化日趋衰落，西方文化的影响日益增强，在海外华人的社会便普遍引起了民族文化的反弹，引发了一股复兴民族传统文化以抵制西方文化的思潮。人们企图以民族传统文化的再造和复兴来克服西方现代文化的弊端并取而代之成为现代文化的主流。

我认为，这就是海外华文微型小说所产生的文化背景，也是其繁荣兴旺的内在的深层原因。这也是我们对海外华文微型小说加以考察和研讨时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

也正是由于上述的文化背景，便决定了海外华文微型小说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

独特的审美视角。就艺术创作而言，所谓审美视角，是创作主体对生活的属于自己的艺术发现，它是作家的主体意识和审美意象的艺术外化。海外的华文作家

们出于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关注，都不约而同地“发现”在两种文化的冲突碰撞中，民族传统文化的“异化”和衰败现象，并通过微型小说的形式把他们的这一“发现”予以“艺术外化”，便使他们的作品在取材和主题的开掘方面显示出某些独特性：着重揭示在西方文化及现代物质文明影响下，年轻一代华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由冷漠而至否定。他们也因为物欲膨胀和扩张而至人性及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均淡化和沦丧，由此而造成精神的失落和心灵的空虚；年老一辈华人则对此既排斥、反对和抵制，又失望、痛苦和叹惜。两相对比，深刻地表现出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异化”的实质。例如马来西亚作家芦苇的《挂在心里的灯笼》中，阿公给孙女青青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却遭到媳妇的反对：“爸，这是什么时代了，你还对青青灌输这种落后思想？你这样会叫她迷信。”老人因此而感慨万端：“这里本就不属于他的，他是混着泥土长大的人，血液里褪不去的是一份古远的乡愁。他情愿相信传说，那让他寻觅了过去的足迹。媳妇要扼碎传说，宛

如要毁去他执守了一辈子的信仰。”澳洲作家心水的《安老院的庆典》中，那座“位于郊区离城三十公里的安老院去年落成”时，“十七位从七十二岁到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从家里由子孙兴高采烈地送到”，“闪光灯和录影机的焦点四方八面瞄准他们”。一旦这场“热闹”结束，那“冷冷清清的岁月就留给了”他们。不但那些“侨领”、“律师”、“政客”、“名流”，就连他们的子子孙孙也不再来看望他们，“安老院”便成了他们的“活坟墓”，“是他们后辈放弃父母而心安理得的住所”。“他们自生自灭般天亮等天黑，夜晚待天亮，无人关心理睬，寂寞凄凉痛苦”，最后以集体自杀来表示他们“最后的控诉”。新加坡作家黄孟文的《焚书》中，那位名叫君瑞的老人，为了搬去和女儿女婿同住，而“女婿特别吩咐：有 90% 以上的书本要清除掉，只许留下一些儿童故事书，以及一些实用的，有经济价值的成人读物。”于是，老人便被迫无奈地先烧了许多珍贵的“旧典籍”，又烧五四以来的现代著作，最后连“本地作品”也“统统丢进火堆里”。新加坡作家翁丽

清的《大卫的华文》中，志刚和佩芬的儿子大卫不爱看华语影片，“只爱看西片”；不喜欢读华文书籍，却想买“麦克杰逊的最新卡带”；更讨厌学华文，他认为“其实我们根本不用学华文嘛，用英语交谈不就行了？”他母亲便主张“不如我们移民到加拿大吧！到了那里，大卫就不必修读他讨厌的华文了。”……

在这些作品中，那些被贬为“迷信”的传说，被遗忘和背弃的骨肉亲情，被焚烧的书籍，连同自己民族的语文等等，实际上都是构成民族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它们的命运和境遇也正是民族传统所面临危机的缩影。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隐含着的是海外华人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的质变，这正是海外华文作家深感忧虑的。因此，他们便通过自己的作品，一方面批判那种轻视和否定传统文化，一味崇尚西方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另一方面想借此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以重新确认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他们的作品也因此而富于独特的文化内涵。

富于批判精神的审美意识。所谓审美意识是作家对

现实世界经过特殊的审美认识过程之后所形成的看法和评价，它也表明主体对客体的审美特性的一种价值判断。身处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海外华文作家们，对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特殊客观现实，更多的是以一种带批判性的审美眼光去加以审视，于是，出现在他们笔下的人或事便常常成为被批判或讽刺嘲笑的对象。或者说，他们正是通过对“丑”的否定来达到对“美”的肯定的。这同样也体现了他们的审美意识。例如新加坡作家怀鹰的《演戏》中，为了证明“新加坡人的冷漠感”，“我请芬和我合作，我们扮演一对情侣”，先后在两个购物中心由“我”假装发病倒在地上，“期待有一双强而有力的手”，“把我从地板上扶起来。然而，几分钟过去了，除了耳边嘈杂的声音外，那手始终没出现”，“周围的人还是那么匆匆忙忙，彷彿刚才那一幕未发生过。”澳洲作家俞力工的《红枣地毯》，写一对华人夫妇买了一条地毯，从此，妻子“对它的保护超过了自己的眼睛”。甚至于提出“为了维持它的干净”，要“做到必要的牺牲”。结果是“为了伺候这个东西”

而“抛弃所有的亲友”。泰国作家司马攻的《如此报告》中，金行老板郭百朋“待人以诚，并且特别好客”。他的两位朋友打算报答他。其中一位竟打算向税务部门举报他“漏税的资料”，然后“在最重要的关头，由我们出来说情，请求坤阿伦少罚老郭一些税，……说不定我们还可以从中得到一点油水呢！”……

诸如此类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出作家对“美”的讴歌和赞颂，有的尽是对“丑”的揭露、鞭鞑、讽刺和嘲笑，富于一种深刻的批判精神。但同时，我们也不难符合逻辑地由此而想到那些做为“丑”的对立面的“美”：批判“冷漠感”，正是为了唤起人们的相互友爱及同情与关心；宁可“抛弃”羊毛地毯，也不能“牺牲”朋友和亲人；见利忘义、恩将仇报的结局下场是恶有恶报，自食其果。于是，我们便不难分辨出作家对“美”与“丑”的爱憎褒贬，对是非善恶的泾渭分明，从而和作家一样地爱其所爱，憎其所憎。作品便因此而鲜明地体现出作家的审美意识，其对人的思想影响便由此而生。

多样化的审美评价方

式。就总体而言，微型小说这种文体本身，便是海外华文作家们用以表现主体对客体的审美评价的共同方式。但就每位作家个人而言，由于他们的审美评价不尽相同，因而他们用以表现各自审美评价的方式又有差别。由于海外的华文作家大多接受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因此，他们的审美评价方式也大多是写实的，基本上忠实于客体的实际。但是，又因为他们同时还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也有少数作家大胆地借鉴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荒诞、变型、虚幻、象征等手法，使他们的审美评价方式更丰富灵活，多彩多姿。例如新加坡作家黄孟文的《怪事》，采用夸张和荒诞的手法，让“鬼”与人同时出现，人怕“鬼”，而“鬼”却更怕华文。他的另一组“毛果山传奇系列”，则大胆地“引入一种寓言式的象征”，“力求达到一种具象的抽象，一种多义性的象征”，“极尽真幻交错，超越时空之能知，以非人间之变异来挖掘社会真相，用夸张、怪诞的手法来达到幻中具真的目的。”¹²马来西亚女作家朵拉的《唱片日子》，以“唱

片”做为一种独特的意象，以现代派诗歌的排列形式，写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类似唱片般机械地旋转的忙碌、劳累而又枯燥乏味的生活，进而揭示出现代社会对人和人性的折磨与剥夺。以诗的形式来写小说，而且写得如此尖锐深刻，富于震撼人心的力量，确实是一种大胆的创新。新加坡作家希尼尔的《变迁—二十世纪末南洋刘氏三代讣告实录》，以一种“实录”的形式，将一户华人家庭中三代人的死亡讣告照实列出。表面看来，这三份讣告的区别只在于文字的变化——从用华文书到英文书，而实际上，却揭示了华人家族中构筑在血缘基础上的人伦关系的质变，原先那种大家族的群体亲情已消失，也就意味着传统人伦道德的解体。这种家族和家庭关系的变化，实际上正是海外华人社会人际关系变化的真实写照。这里既没有一般小说中的形象刻划及情节发展，也没有任何细节的描绘和叙述，一切意蕴尽在“无言”之中，其内容之严酷与形式的冷漠，均同样慑人心魄。

我以为，就这一点而言，或许正体现了两种文化在艺术创作上的交流与融

合：作家们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学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某些长处和优点，经过自己的独特创造，使之成为新的艺术表现手段，用来表现自己对社会和生活的审美评价，并使这种评价的方式更富于新意和魅力。

我由此而进一步联想到，处于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海外华文微型小说，似乎也存在一个如何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和互补，以利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我并非指在艺术创造上可以学习借鉴西方文学的经验；而主要是指在题材内容及思想倾向上，除了表现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碰撞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也应该而且可以反映两种文化的交流融合所带来的新观念和新气象。不管我们是否愿意，都不能不看到这样的情况：自从世界进入现代以后，不同文化之间除了有互为冲突对立的一面，而它们的互相交流，影响与接受，也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和事实。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但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的文化传统。而接受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目的，并不是要取消自己，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丰富自己和完善自己。

据此来看海外华文微型小说，便不难发现它所存在的局限和不足。题材尚不够宽泛，作家的审美视角比较偏狭，未能深入地写出各个不同层次的华人对两种文化的不同感情和心态，未能全面地反映时代和社会的风貌，等等。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华文微型小说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传播力的文体，它所融入的文化思考，也必将对海外的华人以精神的力量和思想的启迪。从这一意义上说，新加坡作家协会、泰华作家协会及其它的海外华文作家组织对这一文体的重视与提倡，便富于远见卓识，值得我们钦佩和欢迎。

1994·10·29 稿于上海

- (1) 王振科《看看那个“奇妙”的世界》(上海《萌芽》91·1期)
- (2)(3)花建 于沛著《文艺社会学》(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年)
- (4)(5) (美) C·恩伯 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彬彬译(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 (6)(7)叶维廉《被迫承受文化的错位——中国现代文化、文学、诗生变的思索》(台湾《创世纪》)

- 100期)
- (8) 陈松沾《简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前途》(《东南亚华文文学·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论文集》1988)
- (9) 李光耀《和祖先的历史认同》(《李光耀40年政论选》)
- (10) 吴作栋《1991年7月26日在新加坡报业俱乐部宴会的讲话》
- (11) 王振科《血浓于水/试论新马华文诗歌的泛中国文化倾向》(新加坡《联合早报》1991·12·23)
- (12) 徐学《毛果山中的辛酸与讽谕/黄孟文微型小说近作试析》(新加坡《微型小说季刊》第七期)

文化短讯

朵拉微型小说
《行人道上的镜子》
定价 RM10.00
邮购处：
Lim Guat See
128, Tm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本地作家著作

(一)书名：檐滴

文类：诗

作者：方昂

出版：大马华文作家协会

订价：马币七元正

邮购处：11, Reservoir 5th Avenue, 11500 Ayer Itam,
Pulau Pinang.

(二)书名：鸳鸯书

文类：诗+散文

作者：张永修+林春美

出版：雨林小站

订价：马币九元正

邮购处：Lim Choon Bee

405, BLK 51, Jln 24 / 2 Section 24, 40300
Shah Alam, Selangor.

(三)书名：生日宴

文类：小说

作者：马夫之

出版：十方出版社

订价：马币八元五角

邮购处：White House Book Centre

Lot 2 - 13, 2nd Floor, Komplek Selangor,
Jln Sultan P. O. BOX 1848, 50760 K. L.

写实的与诡异的想象

——年红和陈政欣的极短篇

我把年红和陈政欣的极短篇拿来做比较，固然他们的相同处不少，但相异之处也相当多，相异处主要呈现在想象空间的设计与攫捕，也就是所谓灵视（Vision）的呈现不同。我更要说，在年红的极短篇里，符具与符

旨大都呈稳定的状态，而在陈政欣的极短篇里，符具与符旨的关系是较难确认的，尤其在他所写的“我的寓言”那一系列（收成《陈政欣的微型》第一辑，共十四篇）中，时间的流线结构已全被打破，任由作者的灵视

所主导而重组，大体上这些篇章可视为符具的游戏场域，加上牵扯其中的一些后设技巧，这些篇章比较有后现代的味道。

就马华文坛上极短篇的发展而言，年红和陈政欣写作极短篇都相当早^①，从他们早期的成品看，年红的极短篇一开始即是写实的，而且篇幅大都定在三五百字之内。而陈政欣最早的几篇即是诡异的幻想的“寓言”，字数都在1500字甚至将近2000字^②，这几篇跟《联副》最早刊出的《西风之外》和《归》等一样，^③无论在构思、布局以及文字的经营都显得相当粗糙、唐突，可都已略为展现了年红和陈政欣相当分歧的创作取向。

比较而言，姑先不论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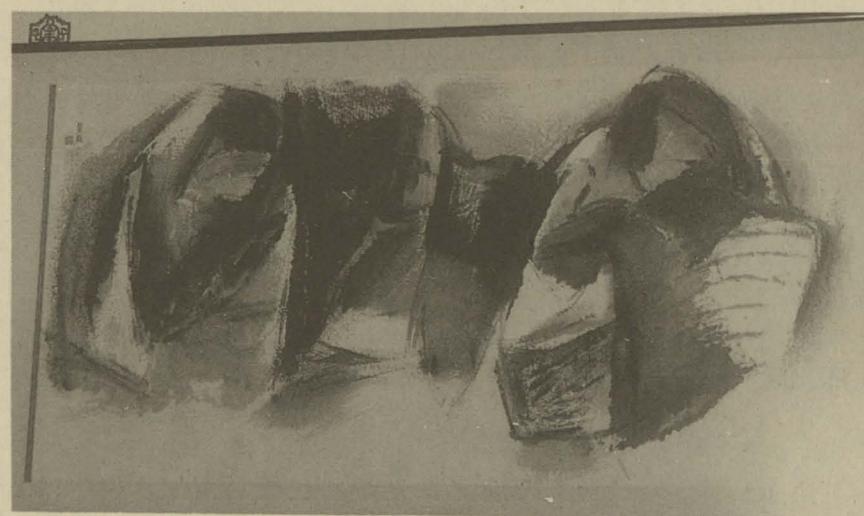


图 / 张碧茵

政欣的“我的寓言”那些篇章，陈政欣和年红的写实并没有太本质上的差异，他们都在表现再现他们所设想所理解的人生百态。假使真有一些小差异，那就是年红的极短篇多写了一些华教怪异现象（例如《辞职》和《尊师重道》等）和华人文化的问题（例如《龙姿》和《二胡》等），他所牵涉的内容面度略为广一些，而陈政欣在描绘县市政府官员的贪污（如《生日礼物》、《没事的！！》和《贿赂》等）和党政要员的颟顸无能、欺瞒老百姓（如《忍》和《语言》等）等方面颇具特色。具体而言，年红比较倾向刻画低下阶层社会如卡拉OK和理发小姐甚至枪匪等等，而陈政欣虽则也注视着社会各阶层，可他却应用比较抽象的表达方式如写到华人的骨气和政治领袖的攀爬阿谀（如《骨气》和《忍》等），气势显得较为宏观。在做了这种表达方式和内容层面的比较之后，我们必须坦白指出，陈政欣在那十四篇科幻式的“寓言”故事中的努力，无论是技巧的经营，时空的压缩、扭曲以至整个灵视的呈现等，它们都值得我们加以仔细评估和重视。就此一方面而言，陈政

欣在极短篇这一文类中的开拓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在技巧层面上，年红和陈政欣都各有斩获，年红除了应用第一人称、第三人称这些惯用的叙事技巧来表达现实之外，他也用书信体（如《写给母亲的信》）、内心独白（如《爱的咒语》）、意识流（如《变形的母亲》）甚至纯粹对话的方式（如《第一课》和《但是》等），这即意味着作者也了解到，现实世界的捕捉不能单靠一种方式，但是一跟陈政欣比较，我们就发觉，他并未采用魔幻写实以及后设小说作者自我“暴露”和解构等等技巧。换言之，他的写实是属于相当朴实的那一种。在这一透视之下，不管作者认可的是表现还是再现现实，他对文字符号这一功能当然不可能抱持消极、游离的态度。相对于年红，陈政欣对文字功能的看法可复杂多了。如果他认为文字捕捉现实的功能是稳定的、万能的话，他就不需要在像《车祸》这么一个极短篇中采取双重叙述——叙事者的和鬼魂的；更不需要在《死的玩笑》结尾处突然安排上“我”这个叙事者来跟患急病倒在巷口的“他”打个照面，然后由“我”批评

社会缺乏“温情”并改写故事的结尾，从这两个例证，我们可以推论陈政欣在小说创作上已较能接受后现代的文学观（包括文本为文字游戏的场域这一概念在内）。年红和陈政欣的现实世界都相当复杂。年红的《写给母亲的信》写的是一个少女的迷失和堕落，可是少女在致母亲信函中却另编织了一个正常稳定的假象；他的《爱的咒语》几乎是前一篇的另一个文本，做内心独白的“我”可是相当摩登的少女，她因爱上她口口声声呼唤着的“麦哥”而迷失和堕落，文本的表层充满了强烈的爱恨交织，次文本所蕴含的却是欲望和压抑；又比如《枪匪》这一篇，叙事者的“我”正跟他的伙伴对谈声中却突然听到他的妻子在手皮袋被抢后被枪杀，又比如《真面目》这一篇写一个小学教师嫖起以前的女学生，而其举止比载树桐的司机还要粗野。举证到此只在说明一事，年红的世界都是相当有深度和复杂的，他现实世界中的人大体上都是多面的。相对于年红，陈政欣的世界可分为两种，一是较稳定的写实，一是科幻的和超写实的，就第一个世界而言，不管人物出身高低，他

们大抵都比较不象年红的那样复杂；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贿赂》中的那个他，口口声声办事遵守政府人民的权益，可是一旦官位越大则贪瀆越多；又比如《生日礼物》中的建筑检查师林先生，他口口声声不接受贿赂，结果还是接受了承包商李先生的红包。一般而言，年红的世界是庸俗的，草根性的，人不分好坏常常都被生活压榨得血肉模糊，而陈政欣的人物在某一层次而言则是比较奇特和超越的，尤其“我的寓言”中的那些人物。

陈政欣的灵视非我们一般所说的对人生拥有一种深厚的透视和理解；他的想象是有些奇特和诡异的。他在对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树与旅途》的自评中曾提到他曾读过美国科幻小说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作品（页143），这一点讯息多少可以帮助我们阅读他收在《陈政欣的微型》辑——“我的寓言”以及辑三那些牵涉到想像变异的作品。在第一辑中，《闹钟》里的那个破旧闹钟上的秒针一直向后倒转，转到叙事者的

“我”“这时你的头开始痛了，心开始裂了”；这时，你就发觉到那时针也在慢慢

地向后退了，慢慢地；而且你也感觉到你的心在慢慢地裂开，痛楚也在你的脑中慢慢伸延”（页2）。总之，“那闹钟却老是要把你扯回去，要把你的头发，你的胡须压入你的身体，要把你的皮肤磨得平滑年轻”（页3）。最后“你”和“我”都被这种恐怖的时序倒转所折磨而死去。我们当然要问：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时钟？

上提的《闹钟》所呈现的是一种奇异的透视，从这一篇出发，陈政欣的《无人先生》会在填写表格时突破设想到人类在地球上消失，他的电视机能发出某种波率的电波去刺激你的心脏，你的心脏就会收缩，你就会心脏病发作而死去了”（页9），他的“模范”（篇名）“办事效率及做人的原则使每个人赞赏”（页30），“然仍有人说模范不是别人，就是〔前任职员〕蛇王”（页30），并且在众人的指责下“化为乌有”（页31）。除了类似上提这些独特的透视之外，陈政欣似对时间的任意组合以及对洞的意象特别感到兴趣。在《穿越时空的人》中，主角李成义由于“花了四十八小时才完成他的诞生过程（页

39），故他天生秉有一种“能在睡梦中看到第二天的实景”（页39）的特异功能；《某种错误》里的叙事者由于时空络绎重覆，有一天在办公室提早遇到三十年后的自己，而那老人在巧遇了“我”之后“竟穿墙而失了”（页15）；《怪事》里的他只有三十来岁，可是有一天却在渡轮码头巧遇六十多岁的自己。关于造成上提这种种巧遇”，作者在《怪事》中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说明的，那就是：时空并不是条直线，正如光线也在空间弯曲”（页33）。然后就是对洞的奇特想像了。在第一篇《洞》里，万能叙事观点的他竟能设想手背皮肤毛孔为黑黝黝的洞孔，然后他“跌向那黑洞”，“无休止地往黑洞飞落下去”（页20），最后竟在黑暗中发觉两只眼已成了两个黑洞”（页20）。在第二篇《洞》中，叙事者竟想像十一个月大的女儿的小圆嘴为一个黑洞，我把头伸入，蓦然看见一个妇人背着洞口盘坐着”（页27），毫无疑问，那满脸皱纹的老妇人是小女儿的老年意象。

毫无疑问地，“陈政欣的微型”第一辑中的篇章以及第三辑中的《我与我的决

裂》、《谣言》、《亲情友情》和《合作社》等篇多少都包含了不少科幻小说的方法和技巧（包括变异，背景设在未来等）。艾伦（L·David Allon）在《科幻小说概论》中提到，其它文类的作家也会利用科幻小说的格式与技巧来探讨在这些文类不易处理的主题（页130），那么，陈政欣要在这些类似科幻小说中探讨些什么？陈政欣这些诡奇的极短篇除了有科幻小说的特质，也极易叫人联想到中国魏晋的志怪小说以及唐代的传奇，当然陈政欣的包装跟对文字功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注释

① 年红在《少女图》这本极短篇的《后记》中说，他早在七十年代初期便开始写作极短篇，收在《少女图》中的《后门》和《旧报纸和纸袋》两篇即为当时的创作，请参见页129。陈政欣在《陈政欣的微型》的后记中也提到，他在1975年即开始以寓言式的手法写作一些极短的、幻想式的“我的寓言”，页170。台湾极短篇的提倡、流行

跟痖弦在《联副》开辟极短篇专栏有关，有关其兴发源由，可参考痖弦的说明，见《极短篇美学》，页3—4以及《寻找新的地平线》，页38—39；丁树南的《极短篇与小小说》，页16—65。

- ② 发表在《蕉风月刊》269期（1975·7）的第一篇题为《闹钟》约有1200字；第二篇《无人先生》发表在《蕉风月刊》271期（1975·9），约有1400字。二文俱收入《陈政欣的微型》，页1—3和页4—6。
- ③ 收在《极短篇》第一集，页3—4和页5—6等。

引文书目

丁树南，《极短篇与小小说》《极短篇》第一辑，台北，联经，1979年，页161—165
司马戈壁〈归〉《极短篇》第一辑，页5—6
年红，《少女图》，麻坡：南马文艺研究会，1992
陆正锋〈西风之外〉《极短篇》第一辑，页3—4
陈政欣，《〈树与旅途〉作者的创作省思与自评》，附

于《陈政欣的微型》，BUKIT MERTAJAM（大山脚）：棕榈丛书，页143—164

痖弦，《极短篇美学》《极短篇美学》台北：尔雅，1992，页3—6——，《寻找新的地平线》《极短篇美学》，页37—49

David Allon · Science Fiction : An Introduction Lincoln :Cliffs Notes '1972

新书出版

书名：稻花香里说丰年
文类：散文
作者：何乃健
出版：十方出版社
定价:RM8.00
邮购：
White House Book Centre,
Lot 2-13, Komplek
Selangor, Jln Sultan 50000.
K. L.



一、前言

当我们还在缅怀旅台文学于70年代用它的刀剑闯荡神州，而80年代则流出两行眼泪哭着回家的同时，旅台文学史已经在90年代的前半期展示了它的新妆。

就旅台文学环境观之，一九九一年大马旅台文学奖举办了第八届之后，似乎已经被终结，失去了这张圆桌，旅台文学的武士并不寂寞，他们用小说、散文、新诗攻陷了数大校园（台大、师大、政大、成大……）和四个国家（台湾、大马、新加坡、中国）。如果说文学奖是取得通往文学国度的护照，而出书是获得文学居留权的身份证，则显然一九九四年的今天，有好几位前锋战士已拥有优秀国民的荣耀。事实上，在杂草亦能竞相丛生的田地，台湾的创作环境相对而言提供了各种实习可能——为培育新人及造就作家，文学奖的丰硕与频繁的文学交流不断给予滋养，其收割的成果往往为大马引进技术，为马华文学的工业进行改良。

就旅台创作者而言，自称一九九〇年开始写诗的陈大为，四年之间所斩获的具有权威性的新诗奖次之多，令人侧目；自谦大学时代从大马旅台文学奖上寻找信心与生活费辅助的黄锦树，一九八九年以小说《大卷宗》崛起于第六届旅台文学奖，一九九四年与陈大为同获中华民国国家文艺基金会奖助出版，他以《梦与猪与黎明》为书名，收录其十篇重要的短篇小说，陈

九〇年代前期（1990—1994）

大马旅台文学的星空

九

文 / 黄𬀩胜

图 / 王耀麟《新生系列》



大为则精选其三年（1991—93）之新诗代表作，结集成《治洪前书》。师大才女鍾怡雯，于一九九一年以三个散文首奖及三个新诗首奖预告了一位作家的诞生，其所获文学奖次之丰，是为旅台第一人。一九九一年获第一届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新诗首奖的吴龙川，成名甚早，实力坚强。以抒情风格进行三项文类创作的林惠洲，一九九二年以后一直有所表现。而一九九二年遇到陈大为，才「开始」写诗，两年后即获台湾全国学生文学奖新诗第一名的黄暉胜，是一道新涌的后浪。此外，甚早出现在旅台文学上的林幸谦与廖宏强，成绩不可小觑，前者曾于一九八九年及今年（一九九四）荣获两次中国时报散文奖，并曾入选八十年度散文选。在成大表现杰出之许裕全与一九九四年新萌之廖宏庄，犹有所待。

就作品而论，九〇年代前期旅台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相较八十年代而言，已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或者探测生命的虚实，横竖自身的座标；或者系紧断了线的岁月，让花儿在记忆里无限绽放；或者向幽乱的舞台射出聚光灯，为感情的熔浆和冰山放下温度计。他们用丰富的意象代替平铺直叙，用精炼的语言提炼繁复的意念。奔放与沈重，尖锐与婉约，都可在这张九〇年代前期旅台文学作品的脸谱中找到五官。文学质感的明显提升是这一时期的特色，为其编一部旅台文学选集并不奢侈，至于过去的哭腔作品，早就无需充数其中。

本文拟就九〇年代前期（1990—1994）五年中之旅台文学状况作一概略性整理和介绍，毕见其五官的轮廓。

二、辉煌的井字游戏

对于一位当代文学新秀而言，若想在创作上崭露头角，获得肯定与鼓励，文学奖的设立无疑是在培植文种，“藏诸名山”已经不合当下文学环境的气氛，就这一点而言，旅台文学奖腰斩后，其令人焦虑之处便在此。虽然如此，旅台文学创作者反而因内无战场，刀口一致向外，掳获的战利品甚多。

从附表上统计，九〇年以后，除了两届旅台文学奖之外，本时期所获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奖种类共有二十二种之多，其中属于校园文学奖的有：台大、师大、政大、成大等各校所举办的文学奖，以及全国学生文学奖、大专新诗创作奖、新加坡扶轮文学奖、累计三十六项次以上（最保守的统计）。属于公开性文学奖的有：(1)台湾——台湾新闻报、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联合文学、教育部、创世纪所办之文学奖及获选台湾新闻报之年度最佳作家，此部分共计十一项次。(2)中国——世界散文诗大奖赛和新世纪杯全国诗歌大奖赛，共计三项次。(3)新加坡——亚细安青年文学奖及金狮奖，共计四项次。(4)大马——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乡青小说奖及客联小说奖，共计五项次。

比较三种文类的得奖成绩，其中新诗所获的成果较为丰盛，其次是散文，最后是小说。

新诗方面不仅曾经摘下台大、师大、星洲日报、台湾新闻报及全国学生文学奖五个首奖，并在九二年连获台湾两大报文学奖的佳作及评审奖，甚至攻入中国大陆文坛，是三大文类中唯一获得大陆文学奖的文类。



散文方面，战场与新诗多有重复，除了在仅设散文及小说奖的中央日报占了一席之位外，也将战线延至新加坡，夺下扶轮文学奖与金狮奖两个首奖。

小说方面相对而言较为薄弱，但气势非凡，主要战场——马来西亚之乡青及客联小说奖，获得三个首奖，并在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上大放异彩。

由年表上统计所知，我们若要为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四年五年间之旅台文学创作者画张消长图，则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每位创作者发展与消失的过程，前者令人肃然起敬，后者则予人沈思。

小说成绩的主要奠基者：黄锦树与廖宏强，于一九九〇年前后出现在旅台文学奖开始，便受到注目与期待。黄锦树早期兼攻三项文类，五年间以旺盛的创作力获得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的肯定，并集结其“少作”，由台湾国家文艺基金会奖助出版短篇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廖宏强则在九〇年与九一年两年间令人眼睛一亮，曾与黄锦树同获第二届客联小说奖首奖。其次，欧文林在旅台文学奖及台大文学奖上屡获佳绩，也是值得注意的作者。

散文创作者几乎以钟怡雯一枝独秀，一九九一年她以三个散文首奖，三个新诗首奖及二个散文佳作崛起。第二年，她的创作方向转而以散文为主，连续夺得师大与全国学生文学奖。第三年达到巅峰，连夺中央日报文学奖、教育部文艺创作奖、新加坡金狮奖及台湾新闻报年度最佳作家奖四大奖项。以文学奖的地位观之，钟怡雯的创作经历最为完整，不仅节节高升，个人亦独得十五个奖项（不含其他公开性征文比赛及系际创作奖），显示了其难得的创作野心。

新诗创作者的崛起，亦可由年表显示的成绩测出其星光的亮度。其中以陈大为的出现最令人侧目，他的崛起与钟怡雯同时，文学生涯亦与鍾怡雯同步。一九九一年他获台大文学奖新诗首奖之后，开始掀开旅台诗坛新的一页。次年即获联合报及中国时报两大权威文学奖的肯定（当时同获两大文学报的为年轻散文家简媜）。隔年又获教育部文艺创作奖，并于同年获选中国大陆所主办的世界散文诗大奖赛，以及入选《92年华文诗精选》（大陆）。第四年获三大诗刊之一的《创世纪》所颁发的创世纪四十周年诗创作奖，同年又获得大陆诗刊《太阳河诗报》所办之新世纪杯全国诗歌大奖赛；他于此年精选其十九首长诗，由国家文艺基金会奖助出版，诗集名《治洪前书》。其次，黄暉胜在一九九三年出现于大专新诗创作奖，第二年连获三个奖项，他除了得到全国学生文学奖第一名外，亦与陈大为同获大陆新世纪杯全国诗歌大奖赛。吴龙川于一九八九年第六届旅台文学奖上获得新诗首奖，第三年（一九九一）获第一届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新诗首奖，让人钦佩一时，此后沈寂三年，于一九九四年才在第三届台大文学奖上重现江湖，展示实力。

相较以上各有专攻的创作者，林惠洲以游击的方式周旋于三项文类。值得一书的是，他所获得的奖项皆在新加坡，旅台创作者在新加坡所主办的文学奖中，共得七项次，而林惠洲独得其四。成大之许裕全与辛金顺（辛吟松），在连续几届成大凤凰树文学奖中，也表现不凡。至于政大之廖宏庄，是出现于年表上之最年轻的创作者。

此外，年表中没有收录的林幸谦，一九八九年曾获第十二届中国时报散文甄选奖与吴鲁芹



散文奖（当时二奖共同颁给同一作品，不另征文），当时他刚从马大毕业，正赴台攻读政大中文研究所。今年（一九九四）再度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时报散文评审奖，因为此刻他已经转攻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故表中不录。但他在台留学三年余间，创作不断，散文《生命的风格》曾入选《八十一年散文选》，在以上创作者之中，他是目前为止唯一曾入选台湾年度文学选集的旅台作者，应受高度重视。

九〇年代前期旅台文学的星空异常灿烂，各文类的创作者有如在文字的井字游戏上画下他们绞尽心力的圈叉。谁是恒星尚难预料，所惋惜者在流星之殒失。旅台文学奖未中断前所培养的创作者，有的今已独据一方，但更多的不是归国后便不闻其名，就是从此创作的动力遽减乃至消失。文学自古以来便是恃情逞才之所，当陈大为与钟怡雯还在追逐杜鹃仰望银河，而黄暉胜还在参加新生营的时候，今天的流星不正是当日令人崇仰的焦点吗？

三、不懈的文学生命

我们若仔细阅读九〇年代前期旅台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两项事实：一、语言技巧水平的大幅提升；二、题材范围的扩大与深化。

不仅是新诗的语言素质大幅度超越八〇年代的作品，散文与小说也应用了洗练的文字与技巧创造了各自的境界。八〇年代所担心的所谓“平铺直叙的表现手法”与“写实主义”路线的穷困，在此已被九〇年代的旅台文学史翻到了背页。

至于题材则迈向多元化，作品中的马华背景相对淡出，所谓“乡土意识”只在小说及散文的作品中占了一部分，新诗则完全不带乡土气息。

(一) 小说方面

具有代表性的作者为黄锦树、廖宏强与欧文林。

目前攻读清华大学中文博士学位的黄锦树，在第六届旅台文学奖小说主奖的得奖感言中说到：“身为大马人，我无法停止寻找自己的时空座标。”当时他还在念台大中文系三年级。这位九〇年代前期旅台文学苍穹中最早出现的一颗新星，仿佛已经“预设”了构筑其创作生命的两条座标轴——移民的身份认同与马华文学史的“经典焦虑”。他吸收了流行于台湾的后设小说技巧，在标志他大量焦虑的座标上游移其关怀的焦点：故乡历史的气氛在其记忆里依旧浓烈；乳白色的胶汁不只在刀口下流出了英国人、日本人、共产党，也流走了乡愁。

黄锦树的小说最大的开创是在其“思辩性”。他不是用小说来反映现象，而是思考并论述问题，如〈M的失踪〉，透过后设技巧来嘲讽并议论所谓的国家文学／马华文学的定义。他经营小说的另外两大特色：一是把前人写坏的旧题重写，篇名刻意前有所承，如〈郑增寿〉、〈伤逝〉等，分别取自雨川及鲁迅的小说；二是不停地追寻，故事中的人物（或者“我”）往往处于一种追寻的状态，在寻根，在追思祖先的事迹，如〈大卷宗〉、〈落雨的小镇〉等。



这位从大学时代便开始思考大马华人的处境与马华文学出路的创作者，他的气魄与狂飙，在九〇年代前期旅台文学的日照中，无疑令人感到灼热。

旅台文学奖培养的另外两位小说作者：出身台大医学系的廖宏强与欧文林，双方皆应用了医科的背景来营造小说。医学系常出作家，当他们披上白袍手握解剖刀的时候，究竟是看到了七情六欲的人，还是一具生老病死的体？

身处生命的第一现场，七年繁重的课业压力及学习的紧张，被强力的解剖台灯逼出一身的冷汗，生命非常脆弱，死亡极其孤单。廖宏强在〈Y教授〉这篇第七届旅台文学奖小说主奖的作品中，便对生死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照。他对生命存在探索的铺陈，为其个人第一篇小说赢得了评审的青睐。除了小说创作之外，廖宏强也在技巧上以小说的叙述手法，发表了多篇散文。

已经毕业的廖宏强，近几年来创作似乎减缓，我们期待他站在生命第一现场的同时，继续探照其内在的实况。

相对于其他旅台创作者，欧文林在第七、八届旅台文学奖上的作品特质，已经可以很清楚地观测到他的文学方向。他利用其善于处理故事的技巧，为希代出版社出版了两本言情小说，并以“青年医生欧文林”为名，在《小说族》发表专栏。他的写作特色让人想起了青年时代的放纵与好奇，唯一的优点是，放松记忆在岁月上圈紧的发条。

(二) 散文方面

九〇年代前期旅台文学出现了两个风格独特的散文创作者：钟怡雯与林幸谦。他们的文字精炼、富于诗意，都有现代诗创作的训练；而他们不同的环境背景，在创作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钟怡雯——九〇年代前期旅台文学唯一的女作者，以她讲究炼字、刻意经营、善用比喻和象征的技巧，写出了细腻、飘逸、雅致、感性、充满生活情趣与感动的文字。她格外瞩目的大自然主题，在诗意的热情探讨下，散发出一股灵秀之气。当童年挥手告别，充满原始记忆的大自然在生命中越走越远，孕育的母体不禁让人感怀它的温暖与平和，但处在大自然与现代都市文明的行径间，现实社会的平庸又令人悚然与无奈。钟怡雯于是用了丰富的意象、活泼恬淡的节奏，创造了她的散文世界。

她的每一篇散文乍看之下都很真实，但若将其所有的作品排比分析，可以发现散文其实是由她笔下任意重构回忆和族谱的神州。她早期的作品如一座长满古木的丛林，大自然景物的铺陈占了颇大的篇幅，而她置身其中的洞察能力，犹如戴上所罗门指环般敏锐（据上海《萌芽》杂志林青的说法）。后期的语言则较从容自然，洗尽原有的斧痕与匠意，娓娓说理、抒情，结构上产生了小说化的倾向，人物的轮廓也更有血肉和感染力。师大教授陈慧桦曾给予高度的评价：“只要假以时日，更深刻的结合杨牧和余光中的长处，她要超越简媜和陈幸蕙等是指日可待的。”（《幼狮文艺》，1992·07）



相对于钟怡雯这匹行空的天马，林幸谦宛如拖耙的水牛，他将文字的硬蹄踏入生命苦涩的泥泞。

压在他灵魂底下的两道幽光——华族的命运和生命的悲情，挣扎着走出咀咒，却又不甘寂寞的连累了梦、岁月与欲望。他写马大华裔学生的遭遇与心境，思考赤道线上晃荡的华裔灵魂；历史的错失，命运的无情，在热带的阳光底下捉弄了一代人的梦想（题材上继承了马华前辈散文家的写作传统和精神）。他写母亲的童年如何在椰林里如椰肉般一片片给自己挖空，同时又为岁月刻在女人肌肤上的刀痕而黯然神伤。他感伤灵魂的孤独，哭泣生命的寂寞，人生的幻灭无助苍凉。他写残缺弟弟的感情与心灵，在繁华世界的图腾中，竟成了人生的贡品。

林幸谦以他略微拙朴的文字，写出受压制的灵魂与“马华情结”。但他近期发表的作品，则出现大量的学术术语，论述思维稀释了散文的语言纯度，而有局部杂文化的倾向。

(三)新诗方面

九〇年代前期旅台文学史令人骄傲的另一页：新诗，以汹涌的气势，为过去的哭腔作品进行艺术上的现代化，其中表现杰出者：陈大为、吴龙川和黄暉胜。在技巧上，他们掌握了意象的塑造、语言的节奏和气氛的布置：在题材上，他们有些借古典入诗，有些抒写社会、爱情和人生。他们的笔触直指人心，他们的感情在现实的活火山下蓄藏。

陈大为——在九〇年代前期的诗坛上，开着超速的跑车，以短短三、四年间的速度，飞驰过数道重要的文学关口。他在高速的风中侧脸探向世界的虚实，“翻越一行行夜读的线装”，看永恒如何别姬。他善用历史与宗教的题材，进行思考及批判。他以冷静沈稳的思虑、浓密的意象、锐利的语言，写出了属于自己独特而强烈的叙事风格。由于他的“文字很兽意象太禽”，以致在高速奔驰时，常常濒临险境。林冷在时报文学奖上评其得奖作品〈治洪前书〉时，便在开端和成熟、创新和圆融的美学定位之间，给予原创性的肯定地位：“远离当代大师们的余荫，而另辟险径。”

陈大为的第一本诗集《治洪前书》，内分三大部分记录下他奔驰的风速。〈风云第一〉重点在庄子哲理的探讨，这时“天大亮，雾很薄 / 竟有初醒的宇宙独舞着空灵的乐章”；〈尧典第二〉收录其散文诗作，此时叙事结构与诠释较为成熟，但意象太密，依然晦涩，似乎“必须凿沉每一艘古代，才能康复巨鲲和鹏的冥海”；〈太极第三〉其中收录的“匕首系列”六篇作品，则对社会、文学等的现象进行批判，相较之前的作品，虽短但不失尖锐，解读上较感亲切。而近半年来的新作，有回归平易的趋势，意象减少，代之以口语化的叙事口吻，取材上有“土化”的倾向。

陈大为对语言实验的胆量与意象运用的功力，旅台诗坛上无出其右者，如果他将飞驰的车速减缓，让我们共乘这一趟旅程，是否会出现路上还有错失的景致与生活？

创作年龄较长的吴龙川，一九八九年在旅台文学奖，一九九一年在花踪文学奖及一九九四年在台大文学奖上的三度出现，均有三次创作风格上的“演进”。



第一时期，他的语言洁净流畅，气氛淡逸，如抒写农村生活——“庭院落了一地美丽过的昨日 / 云雾就带着梦回到远处的高山上”、“灯火盏盏是熟睡的小船”，写得生动而似色彩鲜明的风景画。

第二时期，他以〈工具箱〉解剖灵魂，捆缚的绳子与生活的斧虽然让人无奈，但还有一节节风骨的梯子与营建灵魂的钉子，在人世的废墟中，独留一道骄傲的寒芒。此期的语言顿挫有致，少了美丽的画面，但主题开始向心灵深掘。

第三时期，他深掘的程度再也看不到眼前妩媚的青山，取而代之的是——“记忆镜头 / 竭力伸缩，捕捉不定 / 曾长久重重装载一个人生的实验”，相较他过去的作品，语言艰涩拗口，因此，读者若要一同感受他心中那座灶的冷热，会产生不小的挑战。

黄暉胜与陈大为的相遇，是旅台文学史上一段佳话，若没有一九九二年春天的某一夜，在台大男一舍的大厅上，陈大为替黄暉胜策动第一次的文学“预谋”，黄暉胜不会在两年后夺得全国学生文学奖的桂冠。

在黄暉胜两年的诗龄里，可以轻易将其作品归纳，而分出其感情的泾渭。他早期发表的作品如〈地下歌手〉等，为这个社会及爱情伸出了心中的温度计。之后，作品朝向两个方向：以古典、历史为背景，而有所讽喻的组诗或叙事诗；以及直抒心绪的情诗。

以古典为素材，〈五大奇书〉衍义了斗争、生存、崇拜、爱情和纵欲的宿命；〈惶恐滩头〉投映了文天祥在现代社会的价值焦虑。余光中在评其获全国学生文学奖的〈五大奇书〉之特色时，曾为其古典作提纲挈领：“语言朴素中有气势，写法直率而有力，饶有中国精神，历史感亦深刻。最难能的，是借古讽今，而从幻想落实于现实。”（《明道文艺》第218期，1994·05）

他的情诗意象鲜明，但没有鲜花和明月，他若非从瞳孔射出的子弹成空，心脏成了鲜红的靶子，便是撒出的视线被带刺的小鱼割断，“只剩孤伶的摄影机收拾场景”；否则，迁居时，才发现“存放银行的感情已经用尽 / 没有剩下任何痴心的利息 / 我皮夹里的孤独无法应付 / 下一张契约的爱情租金”。他的感情似乎送给了深秋的枝头——凋谢。

黄暉胜的诗尚不够精炼，偶有松垮之处，庞沛的情感不时会失控而出轨，有待收敛并升华。

(四)其他

林惠洲以他一贯的抒情风格创作诗、散文与极短篇，虽然新诗作品较多，但大体上采用同一种抒情语调，如：“逮尔暗夜来临 / 雾起河上，野岸 / 丛林朦胧转成晦涩”、“听，有人顺流水的旋律 / 闲拉一曲——你最爱的胡琴 / 这时却在生凉的黑长裙 / 我感觉你的息气快速弱去”他的作品感情真挚，追求语言的唯美，与上述讲求意象，避开抒情语言的作者截然不同。抒情语言最难掌握，若功力不足而失控，感情随之廉价。林惠洲是其中写得较佳的一位。

此外，曾经出现在旅台文学奖上的刘国寄、陈俊华与黄威监等，曾有不错的表现。但若非



后来创作的动向消失，就是资料掌握上的困难。如兼写三项文类的刘国寄，在旅台文学奖上出现后，毕业回国后便没有了声音；政大的黄威监曾获第七届大马旅台文学奖新诗第一名，过后又在政大屡屡获奖，但由于政大方面的资料散佚，无从追踪，仅能在此略述一笔。至于散文风格“杨牧化”的陈俊华，以及众多写作生涯短暂的创作者，本文则不予处理。

四、结语

观测九〇年代前期大马旅台文学的星空实在令人振奋，短短五年间，前进了一大步，本时期处于一个世纪的结束，具有新世代气候来临前的征兆。

其一，这些创作者用心于自己在文学技巧上的锻炼甚于在文学社团的活动，他们成就个人的企图心大于对旅台文学状况的操心，因为，只要他们努力，新的旅台文学史便会从他们身上开始。

其二，除了林幸谦等少数几位在留台前就已小有“文名”外，大多数的旅台作者，如：陈大为、黄锦树、钟怡雯、黄暉胜等，主要还是受到台湾当地文学环境的陶炼，提供技巧的吸收，成就个人的风格。因此，文风与大马本土有异。

其三，他们大量对外投稿造成双向影响。如在台湾、大马和中国大陆的报章、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一方面鼓励自己，另一方面赚取生活费。并且在这五年内，他们投回大马的稿件也已经引起当地的注意，达到一定交流。

其四，天才没有努力，往往只是一时了了，这些杰出的创作者都曾经从生涩的“少作”中度过，他们也都曾经是不同年届的“后生”，有为者，亦若是，没有努力及相互提携，焉知来者可畏？

大马旅台文学已在九〇年代前期画下充满希望的分号，我们期待下一个局面的展开。◆

(注)：

- 1.本表所收之校园文学奖部分资料掌握不全；
- 2.本表仅收自由创作性征文，故不收「全国侨生散文奖」。

附：

九〇—九四年旅台学生所获各项文学奖成绩年表



表一：90年

		小说	散文	新诗
四月	第七届 大马旅台文学奖	主奖：廖宏强 佳作：欧文林 黄锦树 刘国寄	主奖：陈俊华 佳作：廖宏强 黄锦树 刘国寄	主奖：黄威监 佳作：陈大为 黄锦树 刘国寄
五月	第八届师大文学奖	—	—	佳作：钟怡雯
?	第三届乡青小说奖	第一名：黄锦树	—	—

表二：91年

		小说	散文	新诗
四月	第一届星洲日报“花踪” 文学奖	—	佳作：钟怡雯	首奖：吴龙川
五月	第三届新加坡扶轮文学奖 (大专组)	—	第一名：钟怡雯 第二名：陈大为	—
	台湾新闻报文学奖	—	佳作：钟怡雯	首奖：钟怡雯 佳作：陈大为
	第九届师大文学奖	—	首奖：钟怡雯	首奖：钟怡雯
	第一届台大文学奖	次奖：黄锦树 佳作：欧文林	佳作：黄锦树	首奖：陈大为
六月	第八届大马旅台文学奖	主奖：王国璋 佳作：廖宏强 萧慕麒 李振兴	主奖：钟怡雯 佳作：廖宏强 黄志强 陈鸿珠 黄金玉	主奖：钟怡雯 佳作：陈大为 刘绍瑜 李振兴
11月	第二届客联小说奖	第一名：黄锦树 廖宏强	—	—



表三：92年

		小 说	散 文	新 诗
三月	第十届全国学生文学奖 (大专组)	—	第三名：钟怡雯	—
五月	第十届师大文学奖	—	第二名：钟怡雯 (首奖从缺)	—
	第四届新加坡扶轮文学奖 (大专组)	—	—	佳作：林惠洲
	第二届台大文学奖	佳作：欧文林	—	—
	第二十届成大凤凰树文学奖	—	第四名：许裕全	第三名：许裕全
六月	第一届亚细安青年文学奖 (微型小说)	佳作：林惠洲	—	—
九月	第十四届联合报文学奖	—	—	佳作：陈大为
十月	第十五届中国时报文学奖	—	—	评审奖：陈大为

表四：93年

		小 说	散 文	新 诗
一月	第五届中央日报文学奖	—	(不分名次)： 钟怡雯	—
三月	教育部文艺创作奖	—	第三名：钟怡雯	佳作：陈大为
五月	第六届新加坡金狮奖	—	首 奖：钟怡雯 佳 作：林惠洲	—
	第二十一届成大凤凰树 文学奖	第二名：许裕全	第二名：辛金顺 佳 作：许裕全	第四名：许裕全 佳作：辛金顺
六月	台湾新闻报年度最佳作家奖	—	副 奖：钟怡雯	—
	大专新诗创作奖	—	—	佳作：黄暉胜
七月	世界散文诗大奖赛	—	—	佳作：陈大为
十一 月	第七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	推荐奖：黄锦树	—	—



表五：94年

		小 说	散 文	诗 新
四月	第十二届全国学生文学奖 (大专组)	—	—	首奖：黄暉胜
五月	第三届台大文学奖	—	—	次奖：吴龙川 佳作：黄暉胜
	第十届政大文学奖	优异：廖宏庄	首奖：廖宏庄	首奖：廖宏庄
五月	第二十二届成大凤凰树 文学奖	第三名：许裕全 佳作：辛金顺	第一名：辛金顺 佳作：许裕全	第二名：许裕全 第三名：辛金顺
六月	大专新诗创作奖	—	—	佳作：辛金顺
	第三届亚细安青年文学奖 (微型小说)	佳作：林惠洲	—	—
七月	创世纪四十年诗创作奖	—	—	优选奖：陈大为
八月	新世纪杯全国诗歌大奖赛 (太阳河诗报)	—	—	优秀奖：陈大为 黄暉胜

表六：〈大马旅台学生于九〇—九四年间所获公开性文学奖〉

	小 说 奖	散 文 奖	新 诗 奖
1	第三届乡青 (大马) · 首奖 (90)	第一届星洲日报 (大马) · 佳作 (91)	第一届星洲日报 (大马) · 首奖 (91)
2	第二届客联 (大马) · 首奖 (91)	台湾新闻报 (台湾) · 佳作 (91)	台湾新闻报 (台湾) · 首奖 (91)
3	第二届客联 (大马) · 首奖 (91)	第五届中央日报 (台湾) · (不分名次) (93)	台湾新闻报 (台湾) · 佳作 (91)
4	第一届亚细安 (新加坡) · 佳作 (92)	第六届金狮奖 (新加坡) · 首奖 (93)	第十四届联合报 (台湾) · 佳作 (92)



5	第七届联合文学 (台湾) · 推荐奖 (93)	第六届金狮奖 (新加坡) · 佳作 (93)	第十五届中国时报 (台湾) · 评审奖 (92)
6	第三届亚细安 (新加坡) · 佳作 (94)	台湾新闻报 (台湾) · 副奖 (93)	教育部 (台湾) · 佳作 (93)
7		教育部 (台湾) · 第三名 (93)	世界散文诗 (大陆) · 佳作 (93)
8			创世纪四十周年 (台湾) · 优选奖 (94)
9			新世纪杯全国诗歌 (大陆) · 优秀奖 (94)
10			新世纪杯全国诗歌 (大陆) · 优秀奖 (94)

(注) :

1. 林幸谦曾于 1989 年与台湾作家陈火泉分享第十二届中国时报散文甄选奖（暨吴鲁芹散文奖），因超出本表之统计年限，特此注明。
2. 第二届客联小说奖首奖由黄锦树与廖宏强合得。
3. 第五届中央日报散文奖共取五名，不分名次。
4. 创世纪诗奖每五年举办一次。
5. 此项新世纪杯全国诗歌大奖赛由大陆太阳河诗报主办。
6. 新加坡金狮奖每两年举办一次，首度开放给东南亚华文作家参赛。
7. 亚细安青年文学奖只设微型小说一项。
8. 新加坡扶轮文学奖 1991 年首度开放给东南亚学生，不列入公开性文学奖性质。



快乐的地板

1.
仍很鲜明。常常不自觉的把你们当小孩看待，总是忘记已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

前不久去长庚医院看一个朋友刚出生五天的外孙女，可真感触良多哩。看育婴房中众多年轻的妈妈和爸爸好认真的在喂奶、在拍娃娃的背，想到时间过得真惊人的快；二十多年前我和爸爸在婴儿房外看护士粗鲁的洗涤、转动我的儿子、使我们震惊得眼泪汪汪的情景，

正对电脑入迷，没事就去打几行；打了上面一段心里对儿子说的话，便打电话给读研究所、赁居在外的儿子：“明天是你的生日，你自己记得吗？”他最近和几个同学一起打工，为人做文案工作，相当忙碌。

文 / 刘静娟 图 / 王耀麟

电话那头做一个夸张的深呼吸，“记得啊。”正好弟弟也在家，一家人可以与他共度生日，问他能不能回来。他说好，但只能晚上回来吃饭。“妈，我买生日礼物给你好吗？”

“当然好。你的生日对我的意义恐怕比对你的意义还大些呢。”难得他有这样有创意的想法，我当然欣然接受。

“我买一套餐椅。”他好久以前就说了我们家的椅子该换了。我告诉他最近我倒是决定把卧室的地毡换成原木，他说他来出钱，我欣然同意。

2.

小工程，在这年头不易找到人来做；不过我一个甥婿是室内设计师，他正在忙一个美术馆的室内装潢；答应调几个人来。真的是小工程，四坪多的地板要换的是

“无尘”柚木条，还算是完整的工作；比较琐碎的是两个浴室换天花板、两个卧室门换“散板”，以及大门的整个木框。大概两年前这些木头曾有白蚁光临……还是桧木的呢，因为一方面外壳尚可里边的白蚁也已被歼灭，一方面知道这种琐碎的事很难请得到工人大驾，便一直让它们苟延残喘着。

现在终于顺便可以让它们“老干新枝”、甚至“打断手骨倒起勇”了。

做琐碎的工程就好像修改衣服一样，比做新的还难。两个木工做两天才做好。接下来两天一个铺地板、一个专心粉刷整幢公寓的墙壁和新“接枝”的门。这位油漆师父也是亲戚，年终岁尾，工作早排得满满的；他没办法多派几个工人来，只能他一个人慢慢的刷、仔细的漆。

运气不错，亲友的行业多种多样。也别忘了，自己人比较可靠，比较会尽心尽力；这是咱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3.

更棒的是我有一个妹妹，她既不上班，住在隔壁巷子，勤快，而且有双巧手。

九月中，她趁妹夫出差国外时为房子小做整修，最后两天要换地板时有事不在家；我这有工作的姐姐很难得的又正好放假；所以我两日皆一早到她家去帮忙。所谓帮忙，其实只是去看家，为工人开门、锁门而已。因为能干有条理的妹妹已把前置作业做得完美无缺：该移的家具移好了，沙发、衣服该蒙上防灰布的都盖好了；甚至连书橱中的书都一包

包包好编了号。所以我必须做的只是去开门，为工人烧茶。茶叶、纸杯她自然已准备妥当。

很“不幸”，她碰到的工人极专业；每天自备一壶草茶和一架收音机来上工，我泡的茶只能我自己喝，倒是他的收音机和他偶尔随着唱的歌我可以分享。所以我听“火车已经到车站”、“问斜阳”、“爱你一万年”、“爱情不要卖”……还有广告：“阿公阿妈阿姆阿伯要用绿豆壳、茶叶做的枕头来眠才健康；头壳是人最重要的所在，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眠，健康枕头一对一千二，十一点以前赶紧打电话来订，……。

好心公家做，吃好道相报。下面请听『思念故乡的情人』……”

这个工人是个很能自得其乐的工作者，在锯木片的刺耳噪音中，仍又哼又唱。而我相当能理解一个劳力者的工作形态，也能忍受那样高音贝的音乐；有时倾听有时读我的书。两天“监工”，我读完了两本书，也知道铺木板的细节。两天过得还真逍遥哩。

相形之下，我铺地板漆油漆这四天，妹妹帮的忙可多啦。除了整理之外，她对木工还颇有心得，好学又好问；所以木工做得不尽细致

的地方，她会悄悄地加以补强。比方在一些小缝灌矽胶或“巧克力浆”……用树脂拌木屑的接着剂。这些当然是向专家学的。油漆师父用剩的平光漆，她拿来为我的衣橱书橱鞋橱书桌……统统刷过，既做了一次保养也灿烂一新。我一再向她说：“劳力！劳力啦！”台语谢谢的意思。可是看她为自己的成果志得意满非常陶醉的样子，我说应该跟她收费。她问我为什么，我说：“你做得这么快乐、这么有成就感；多亏我给你这样的机会啊。”“我那么爱做？是自己的姐妹！”

4.

所以我对着漂亮的崭新的柚木地板，想着它应该是快乐的地板吧？从儿子奉献打工收入，到我妹妹巨细无遗的“关切”，还有，它“牵成”了那些一直没机会得到修缮的“弱势”小工程，嗯，它应该很满足才对。

林幸谦

当年初到台北的记忆，在月光照遍的心头上浮满象征的意味；在望不到海岸线的北城里，灵魂便是海岸，月光便是故乡。

夜半沿着长堤走，偶尔还会碰上顶着月光的慢跑

者。黄昏的白鹭鸶淹没在夜色里，尘埃落满大地。当年渡海来台的拓荒者和原住民战斗的林野，如今早变成了堤畔花园。只有一轮无色的荒月，依旧在人们心中拨弄着前尘往事。风，吹散了云

雾，远方飘来吉普赛的流浪诗歌。生者生，死者死。月光下，万物充满了悲怆，有些人的内心却洋溢了生机。

飘泊与安居、原乡与迁徙、想念与遗忘混乱不清。我已习惯混淆不清的世界和人生，没有一桩心事是孤立的；而历史的困境、文化的压制及种族的冲突也都不是孤立现象，错综复杂；我分不清自己已被吞没，或者正在升华，只知道既无大悲，亦无大喜。

这就是过客的命运！身为过客的诸神，命运总是起起伏伏，无悲无喜，亦喜亦悲。

种族本身原就充满了哀愁，诸神不必费心去虚构悲剧，亦无须创造假象。身为诸神的海外人，一生原就充满了怀念，充满迷思。外省族群在台湾、以及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处境，正如侨生在台湾的处境一样，既不被认可，亦得不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如梦幻的泡沫般被挤压在世界一隅，虽然力图寻回失落的身份，却在政权角力中，任凭扭曲。

来到台北，正好给了我一个反思的机会，在文化乡愁中意外地解构了飘泊与回

过客的命运



归的迷思，看破了民族主义的虚无与虚伪。解构乡愁，对于海外人形同一种灵魂的解禁。纵然精神祖国与现实家乡同样吊诡十足，然而我已习惯了生活在文化和历史的裂缝里，对世界的破碎景观也已经见怪不怪，悲无可悲。

凡飘泊的，凡思乡的，都属于边缘人。海外人的一生，无非是一幕幕无人评赏的默剧，或是独自演义的寓言，只能以他者的文化作为自己的传统。故乡，对情有

所钟的过客而言，与其说是祖先的家园，无宁说是祖先的墓园，一切文化承传止于这里。

海外，就是海外人的历史剧场，被推翻的历史、被扭曲的文化、被否定的人生，以及被遗忘的名字，在这里重新被演义。回首从前，放眼未来，我来到香江，开始另一段人生的追寻，在一座命运未卜的城市，追寻自己的身份和姓名。诸神归诸神，文化归文化，我只想以自己的语言论

述自体，在世纪末的黄昏中自己言说自己的历史，和内心的快乐。

遥远的家园化为独特的声音，伴着指南山的冷雾传过来，所过之处千山花落，雪花飘飞。故乡被吸入内在宇宙中回旋，在这里，飘泊的诸神与我同在，深情款款伴我观星。就在这里，在灯火璀璨的香港，城景就是诸神的腾图，人潮日夜流过，仿然便是另一种飘泊的话语。

新书广告

姚拓戏剧集①②

共分①②两集。上集刊有《憩园》、《儿女英雄传》两个剧本；下集刊有《万金和尚》、《还阳》、《荆轲刺秦王》三个剧本。上下集定价马币十元正。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黄美之
那原是孤寂偏远的村落，群山环绕，许是因与人世间难以相通，对祖宗就决不怠慢，每个家族都修有极大的宗祠。但大时代突然向这村落推进，先是轰轰隆隆的砍树铲土，在大雪峰山边开了条公路，不久，所有那里的祠堂，都被借来办了一所国立中学，多半是流亡学生，还有几位附近深山里下来的苗族青年，那是抗战的时候。

那学校有很好的老师，所以我和姐姐去那儿读书，姐姐读初三，我刚读初一，离家很远。女生部占了一所大祠堂，我的教室寝室都在这里，姐姐班上女生少，所以每天要从女生部走大半里路，去另一祠堂内的男生部上课，沿途有数处人家，路边有田、有水塘，闲花野草也都有。我和蒋琨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我们班上还有四个十七八岁的大女生，是政府从沦陷后的岳阳乡下抢救出来的，她们不必缴任何学

山洪爆发的时候

大概是春末夏初的时候，好几日里，连天连夜的倾盆大雨，我和蒋琨不能出去游玩，一天下午，雨突然停了，太阳挣扎着挤出云层，时晴时阴的，大女生端着盆去溪边洗衣去，很快就回来了，说那溪水已成了滚滚黄河，不但石码头不见了，连硬一点可落脚的岸边儿也找不到，那能洗衣呢？我和蒋琨听了，拔脚就往外跑，要到桥边看大水去。

那溪水上面，有一座石桥，去洗衣的石码头是从祠堂右边走去，要穿过树林，去石桥却是从祠堂左边走去，要走过一片田野。因为肚子饿了，我们就去田那边一家农家买熟红薯吃，在家乡，红薯都是烤了吃，这户人家却老放在地炉上挂着的铁锅内蒸着，红薯很甜，糖水都流了出来，黏黏烫烫的，刚拿到手上时，真正很有趣，平日去买红薯时，只农妇在家，这天她的丈夫也在，正打开另一铁锅盖，里面全是红辣椒，油亮亮的，有肉香。「这是什

么？」我们好奇的问，那农妇砰的一声把锅盖盖上，回答道：「鹅肉。」

「哎呀，鹅肉。」我们快往外跑，因为我们平地人，从不吃鹅肉，连鹅蛋也不吃。走出农家，我们边吃红薯边说：原来农人并不穷呀，天天有这样甜的红薯吃，还有那么一大锅鹅肉，想是因下雨天，那农夫也不必去种田，我们可还要上课呀，竟是下意识里羡慕起农夫来了。

我们吃完红薯，就蹲在田边，用田水洗洗手，路滑难行，鞋子老贴进泥里，就索性脱掉鞋子，一手提着鞋子，一手拾起路边的小竹棍，摇摇摆摆的来到了石桥边。

石桥已被水漫过，但从岸边的石块，我们知道那桥仍在那里，桥由四片大青石铺成，水虽浑黄，但仍隐约显现出石板的青蓝，平日，晚饭后，我们都喜欢踏过这石桥，去对岸散步，溪水离桥底有三四丈远，在下面淙淙的流，走在桥上，有一种想像中踩钢索的惊险，现在看它全被水淹没，倒觉得比平日安全，我们探索着走上桥去，水已过脚踝，我和蒋琨一前一后的点着竹棍到了桥的中央，应说是河的中央了。抬头看，那雪峰山上仍

盖着白雪，立在树林看过去，公路过去的地方，很远又很近似的，有一股比这溪水还黄的水，像一条巨龙，从山侧愤怒的往下奔，我突然想起，在学校洗头发，要去厨房一盆盆端水，此刻若跪在桥上，顶着滚滚而来的水洗头，该多省事，蒋琨也同意我的说法，两人忙跪下来，弯着身子低着头的洗发，并不在乎那水的冷凉，用力的擦洗，很觉畅快，只恨没带肥皂来，因怕水进入眼睛，就紧闭着双目，听到水声汩汩而来，身子也不由自主的前后左右的摇摆，正自有趣，突然听到姐姐在岸边大喊：「你们两个快上来呀，都说在涨大水了。」

「什么洗头发呀！」她气呼呼的道：「今天老师说怕涨大水让我们女生早下课回宿舍去，平日下雨天，穿着木屐走那小石子路已经很难，今天田水都漫了上来，路也看不太清，我的一只脚向外拐了一下，就掉进路边的深水池里，我喝了好几口水。」

「后来呢？」我急着要听下文。

「那深水塘像井一样，没处立脚，幸我伸着手扯住了岸边的草，」她惊悸犹存的拍拍自己的胸口，又笑道：「和我一道回来的汪秋霞，吓得只站在塘边细声的尖叫，草都快断了，幸有男同学看见，奔去把军训教官喊来，是军训教官把我扯上来的，我像个落汤鸡似的，那么多人围着看，好难为情，汪秋霞帮着我把掉在泥水路上的书和笔记本拾起，军训教官就喊口令，要我们

立正，而后还叫跑步回宿舍。」我和蒋琨都笑了，姐姐也笑道：「不知他怎么想到的，那种情况下还要人立正，跑步回宿舍。」

「你怎么知道我和蒋琨在这儿的？」我问道。姐姐一时没有回答我，突然的抽泣起来，她呜咽道：「我回宿舍换好衣，去你教室，想告诉你刚才发生的事，你不在那儿，那几个大女生告诉我你和蒋琨去桥边看大水去了，吓得我快快跑来……。」

听她这样说，我心中也很不好受，忙走上去，紧紧的拉着她的手。

那次涨大水，对我们的校园生活并没有影响，因为大水来得快，也去得快，天晴后，就是明朗的夏日了。

大约两星期后吧，班上的大女生，发现我和蒋琨头上都长了虱子，她们在课后要我和蒋琨坐在教室的门槛上，祠堂的门槛都很高宽，我们像坐小板凳似的，脸朝教室外坐着，大女生忙着为我们捻虱子，但又发现很多的虱子，扯不下也扯不完，只能把头发一块块剪掉，那时没有黑白头，也没有镜子，反正只要清除虱子就好了。有两个高班女生走门前过，问道：「这两个怎么啦？」大女生就笑道：

「这两个小鬼，山洪爆发的时候，蹲在桥上对着森冷的泥水洗头发，过了这些日子，就长虱子了。」

那时学校里生疥疮、长虱子，都是很普遍的，但究竟不是光荣的事，我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眼睛也紧紧的闭着，就像我跪在桥上洗头发时那样，我似乎又看到那疏林外，似乎很遥远却又不很遥远的终年积雪的雪峰山，也想起了那像一条巨龙般的黄泥水，愤怒的从山侧奔下，记得还隐约的听到轰隆如万马奔腾的水声，我身体不觉的前后左右摆动，就像那日我在洗头时，水朝我冲来那样，突然我恐惧的紧紧抓住门槛，眼睛也大大睁开。「对啦！」我掉过头去对大女生说：「我看到山洪奔下山来的。」

大女生一手扯着我的头发，一手把我的头推过去好下剪子，一边问道：「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

「在桥上，」我扬高了声调的说：「我们站在桥中央，抬头就看到大水从雪峰山侧滚下来。」

「是的，」蒋琨也掉过头来说：「好大好大的水，直往山下奔。」

「呀！」大女生都吓楞了，她们四个人一字排开的站在我们后面，七嘴八舌的

道：

「山洪爆发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你看你姐姐，就走在平路上也掉进塘里，你俩个还去对着大水洗头发，找死呵！」

「胆子真大，太勇敢。」

「什么勇敢，」最高的那个还弓着食指敲我和蒋琨的头顶道：「是蠢，真是太蠢，以后绝对不能再这样蠢，听见了没有？」

「好啦！好啦！」我和蒋琨连连的喊。

以后，我真正没有再那样愚蠢过，因为换了学校，没有再见到山洪爆发。



兔儿神和双花庙

· 贡公山峰贝再育

最近，翻看袁枚的笔记小说《子不语》，看到两个关于同性恋的故事。无论从情节还是从作者的观点来看都很新鲜，而且对目前尚对“同性恋”有看法的华人或许有点启发。

由于近半世纪来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也由于“性解放运动”，尤其是同性恋者争自由、平等，反歧视运动的高涨，世界对同性恋的看

首先，即使现在公开反对、批评或者攻击的人不多了，但一般人总认为同性恋是“不正常”、“难以理解”、“不可想象”、“无法接受”的。于是，如果有有关同性恋的报道，则不是猎奇式的耸人听闻，就是把他

寄回监狱抑或而立耿，丁英清寡离弃。舍们写成一群被社会抛弃的可怜虫、怪物。眷昧，怕座

其次，认为同性恋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是敢向无法接受的。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本世纪六十年西方性解放运动的产物，以前即使有，也只是个例而已；现在却成了时髦的事，并且逐渐成风，这正反映了“世风日下”。于是，如果某华人是同性恋者，则被看作为是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刻意追求“新潮流”、“标新立异”。难怪在中国大陆，官方对同性恋的评论是：“受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

即使有些略有见识，能从“断袖分桃”、“龙阳之兴”等成语知道同性恋在中国其实也“古已有之”，却也总武断地认为同性恋在中国只是过去统治阶级或社会上层人士的专利，与一般的平民百姓是无关的。在他们头脑里，中国人其实一向不存在同性的“恋爱”，至多只有上层阶级玩够女人之后，想变换口味，于是找些伶人、小厮来鸡奸一下而已。或许这正是官方所谓同性恋

是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产物的根源。

这种观点的形成，或许与中国古代不少文学作品，尤其是几部流传极广的小说中写到的同性恋有关。例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薛蟠、贾琏，《金瓶梅》中的西门庆、陈经济，《拍案惊奇》中的不少人，都有同性恋行为。然而，他们都是主子、强者；他们的同性恋行为对象则都是小厮、优伶，或者地位不如他们的远亲的子弟，难怪一般人都认为同性恋只是上层人士的专利罢了。

然而，如果按照现代医学科学的观点，同性恋只不过是生物界千变万化、五花八门的性爱方式中的一种罢了，那么，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的中国社会，以及作为人类一部分的中国人，当然也应当自古就有“同性恋”这样的性行为了。而且，这不单是指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制性行为，而且也指无阶级性的、自发自愿的恋爱性行为。其实，如果我们肯去摘掉有色眼镜，那么，在浩如

烟海的中国典籍中，随处可为现代医学对同性恋的观点找到例证。只可惜不少人不是孤陋寡闻就是视而不见罢了。

在袁枚的《子不语》中看到的两个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袁枚（1716—1798），清朝诗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子才，号简斋，别号随园老人，乾隆进士，作过江宁（现南京）等地知县，后辞官侨居江宁小仓山。袁子才并不以作官从政闻名于后世，他的名声来自他的诗文。《子不语》是他一部笔记小说，全书廿四卷，几百个神怪故事，文辞脍炙人口。有些情节设想之奇，用意之妙，为他人所不及。在序中，作者说因为书中内容之“怪力乱神，子所不语”，故名“子不语”。这儿先节录一节《兔儿神》：

桂全国初御史某，年少科第，巡按福建。有胡天封同保者，爱其貌美，每升舆坐堂，必伺而睨之。暇，巡按心以为疑，卒不解其故，胥吏亦不敢言。京居亡何，巡按巡他邑，不。胡竟偕往，阴伏厕所窥其臀。巡按愈疑，召问之。初犹不言，加以三木，乃云：“实见大人美貌，心不能忘。明知天子，天上挂，岂为凡鸟所集，然神魂飘荡，不觉无礼至此。”巡按大怒，毙其命于枯木之下。逾月，胡托梦于其里人曰：“我以非礼之心，干犯贵人，死固然，毕竟是一片爱心，快慰一时痴想，与寻常害人者不同。冥间官吏俱笑我、揶揄我、无怒我者。今阴官封我为兔儿神，专司人间男悦男之事，可为我立庙招香，不取火。”闽俗原有聘男子为契弟之说，闻里人述类梦中语，争醵钱立庙，不果灵验如响。凡偷期密约有所求而不得者，咸不往祷焉。程鱼门曰：“此巡按未读《晏子春秋》劝勿诛羽人事，故下手太重。若狄伟人先生颇不然。”相传先生为编修时，年少貌美，有车夫某，亦少年，投京身入府，为先生推车甚

勤谨，与雇直钱，不受。先生亦爱之。未几病危，诸医不效，将断气矣。请主人至曰：“奴既死，不得不言：奴之所以病至死者，为爱爷貌美故也。”先生大笑，拍其肩曰：“痴奴子果有此心，何不早说耶！”厚葬之。

这一节中实有两个故事，一正一反，作者的褒贬十分分明。利用评论者之口，作者表示以惩罚手段对待同性恋者是错误的。这点不但《晏子春秋》中已有记述，而且树立一个正面形象——当编修的狄伟人先生，以此来批评第一个故事中的福建巡按。福建巡按得知下人爱他时，他用刑将此人打死。而狄编修听了车夫临终对他吐露的爱慕，不但不怒，反而以友善态度对待车夫，还说：“傻小子，何不早说呢！”等车夫死了，又给予厚葬，其幽默、宽厚，显而易见。一比之下，福建巡按就显得气量狭隘，毫无幽默感，并残暴不仁了。

从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在

中国，“同性恋”并非上层阶级的专利。胡天保、车夫地位低微，但他们也可以是同性恋者，而且爱上比他们地位高得多的人。在福建，更是有“同性恋”的风气，因此大家争着捐钱建造专管男同性恋行为的神仙庙宇。可见，“同性恋”在当时的中国，至少在福建，不但并不隐秘、可耻，而且颇为公开，大家也并不以为耻辱。其次，借用胡天保死后托梦中所言，表达了作者对“同性恋”的态度：胡天保对巡按的恋慕“毕竟是一片爱心”，这点，似乎与普遍接受的异性恋并无不同。最后，也借“冥间官吏”与“阴官”对胡天保的态度来说明“同性恋”根本不是罪孽，因此，鬼魅没有一个恨胡天保，只有拿他开玩笑罢了——爱上巡按这样的大官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更有甚者，阎王老爷甚至封他为专管男同性恋行为的神。这简直要表明：“同性恋”是连神明都不但不处罚而且还受到保护的行为，那么人间难道还能把“同性恋”看作是个罪行吗？袁

枚，一位生活在两百年前的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能对“同性恋”有这样的看法，能不使人吃惊之馀亦感到敬佩吗？另一个故事叫做〈双花庙〉：

雍正间，桂林蔡秀才，年少美风姿。春日戏场观戏，见旁有摩其臀者。大怒，将骂而殴之。回面，则其人亦少年，貌更美于己。意乃释然，转以手摸其阴。其人喜出望外，重整衣冠，向前揖，道姓名，亦桂林富家子，读书而未入泮者也。两人遂携手行赴杏花村馆，燕饮盟誓。此后出必同车，坐必同席，彼此熏香剃面，小袖窄襟，不知乌之雌雄也。

城中恶棍王秃儿，伺于无人之处，将强奸焉。二人不可，遂杀之，横尸城角之阴。两家父母报官相验。捕役见秃儿衣上有血，擒而讯之，吐情伏法。两少年者，平时恂恂，文理通顺，邑人怜之，为立

庙。每祀，必供杏花一枝，号“双花庙”。偶有祈祷，无不立应，因之香火颇盛。

数年后，邑令刘大胡子过其地，问双花庙原委，得其详，怒曰：“此淫祠也。两恶少年，何祀之为。”命里保毁之。是夜，刘梦见两人：一扯其胡，一唾其面，骂曰：“汝由知我为恶少年乎？汝父母官，非吾奴婢，能知我二人枕被同眠事乎？当日三国时，周瑜、孙策，俱以美少年交好，同寝宿。彼盖世英雄，汝亦以为恶少年乎？汝作令以来，某事受枉法赃若干，某年枉杀周贡生。汝独非恶人，而谓我恶乎？吾本欲立索汝命，因王法将加，死期已近，姑且饶汝。”袖中出一棍，长三尺许，系刘辫发上曰：“汝他日自知！”刘惊醒，与家人言，将复建庙祀之，而赧于发言。未几，以赃事被参，竟伏绞罪，方知一棍之征

也。

这一故事中作者对同性恋的观点，比前一个故事更进了一步。同性恋的两个美少年成了正面人物，是流氓王秃儿的受害者。他们的行为并未遭到社会的谴责，反而，在被害之后，因他们生前文理通顺、恂恂有礼，而被敬为神明，建庙供奉。

最妙的是以礼教的卫护者面目出现的邑令王胡子拆毁双花庙后，两少年的鬼魂托梦义正词严地责备他身为父母官却去管他们枕席同眠事，再以民间公认的英雄周瑜、孙策为榜样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最后，还历数假道学的王胡子种种贪赃枉法之罪行，并以王胡子赃事被参，判处绞刑，得到恶报为故事的结尾。这简直是塑造了同性恋者的正面形象、斗争精神，狠狠揭露假道学的丑恶面貌。如果我们再想到这是生活在整整两百年前的作者的观点，那么，我想不少人看了是会感到吃惊的。

其实，我想：同性恋者是否都是正面形象、英雄人物且不去管他，但假道学倒大多数确是满口仁义道德，

实质贪赃枉法、男盗女娼的。

雅波著作：

1. 崩（小说集）RM2.00
2. 云外飞箏（散文集）RM3.90
3. 醉笔人语（杂文集）RM3.90
4. 焚烧一卡车的愤怒（小说集）RM3.90
5. 蓝天逐渐褪色（小说集）RM3.90
6. 逐浪（杂文集）RM7.00
7. 谁在黑雾中熄灯（小说集）RM6.00

邮购处

WONG AH LOH,
4, TINGKAT SATU,
JALAN WAYANG GAMBAR,
34000 TAIPING,
MALAYSIA.

偷窥的乐趣

耽文盗用，若丑娘贪页实
。帕

同故昔卦中事姑一女
事姑个一箇出，点淑帕恋卦
个两帕恋卦同。卦一丁振更
疏景，卦人面五丁鬼手心美
帕卦卦。善害受帕儿齐王那
，责断帕会卦喉颤未并伏卦
卦因，忌女害郊卦，而爻
“卦育卦卦，则配敷文馆主
。奉卦苗袁，即卦武郊郊而
屯王帕郊卦以最帕郊景
社干陋王令吕帕底出自面善
郊鬼帕手心两，旨苗苏双郊
良郊卦卦去，气苗五义郊卦
苗郊卦卦去，旨苗五义郊卦
周卦英帕人公面员郊再，事
怪

寂寞宫

◎王德志
卦卦武夷怜，献
郊郊民正，旨量。卦卦武卦
去卦娘，卦干陋王帕学卦
郊事娘干陋王郊并，旨罪文
卦娘恶郊卦，卦郊极咲，参

结果，所有去森林中寻找钻石的王子都没有再回来。最后，国王也逝世了。皇宫里只剩下皇后和公主。

她们每天站在楼台望向远处，期待归来的人影。

皇后叹气说：“唉！如果当初把你随便许配给任何一个王子都是好的。”一年一年又过去，公主也老了。每天还是和九十岁的皇后在楼台上守候。从不间断。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天，终于有一个年老的王子从森林中走回来。手上带着皇后遗失的钻石。

当天晚上，宫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超龄婚礼。年老的王子和公主都笑得很开心。于是他们过着幸福又快乐的「晚年」。

耽文盗用，若丑娘贪页实
。帕

◎童话一则



我的颈子在深夜时分背土离乡
按照蜗牛行径的速度缓动
瞳孔陷入曾经酣梦的场景
我企图卸下足以妨碍视野的眼球上的视网膜
以便于将时间顺次翻转并且编码
去寻找一条足以通往你的衢道
所以我都使颈子固定成一个姿势
怕醒来之时你却消失
于是我不断地劳作不断地自省
不断地陷溺于这段场景

丁威仁

孟沙



以前，方块是他的地盘
笔，是他的指挥棒
他调动千军万马
从誓师一刻到鸣鼓收兵
全然按照既定的节奏
运筹帷幄 潇洒自如
可就是想不通
一碰上生活的芝麻小事
户口里来来去去三位数字
却变成一道道要命的
几何习题

惑